



說小情寔俠武篇長

# 雙劍締姻記

行印店書方南海上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月改訂版

長篇寫情武俠小說

——雙劍縮姻記——

全書二冊 價洋一元六角



著作者 海上何 二 峯

出版者 上海南方書店

發行者 上海南方書店

印刷者 上海南方書店

(總發行所)

上海 (四馬路) 南方書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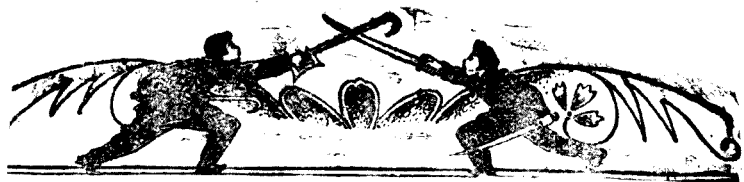
長篇武俠  
寫情小說  
**雙劍締姻記**【下】

海上 何一峯著

第十一回

俏丫鬟多情羨鳳 惡公子着意憐香


**話**說稽燕兒逞吳文遠轉身的當兒。猛的走近他的身旁。提起剪刀。要向他咽喉上刺下。口裏還嚷罵道。叫你這東西認得娘的手段。豈知文遠見他把剪刀刺近來了。暗叫了聲不好。連忙向他身旁閃過。好險。那剪刀却從文遠身邊閃過去。落在地板上。錚的作响。燕兒再想拾起剪刀。早被吳文遠將他輕輕提起。用個合手爲拿的支勢。又將他抱到床上。燕兒到了這時。轉驚得六神無主。文遠也不聲張。一手捏住燕兒的雙手。一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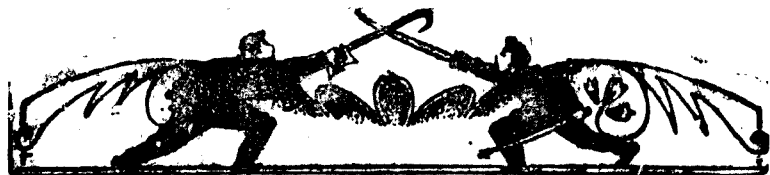
扯着燕兒的衣服。虎吃熊毆。兩腿又緊跪在燕兒雙腿上。燕兒只不住叫喊。接連出了幾陣冷汗。汗出得沒有了。却總灘到兩隻眼裏。變出眼淚直流。正在在這開不了交的時候。却驚動了許多僕婦。開聲而來。便是在先那個弄菜的丫鬟。也攢來看個熱鬧。文遠因碍着許多僕婦。擠到房中來。不好將燕兒衣服。扯個盡淨。一聲令下。那些僕婢便齊打夥兒。拿了兩根繩索。把燕兒捆了個猿猴獻菓。吊在天花板上。文遠便拾起剪刀。將燕兒謀刺的情形。向衆僕婦說完了。那胸中的無明業火。禁不住陣陣衝到巔頂。便指着燕兒罵道。大不了你是個窮秀才的媳婦。少爺弄你來做姨太太。有什麼玷屈了你。你日間飛金溺壺的。在少爺面前。裝著憨腔。少爺却也掛燈結綵。滿心抬舉你。想破你這已經被人破過的身體。你這小蹄子。偏想陪着那混帳烏龜過日月。沒有半點心在少爺這裏。真個狗咬呂洞



賓顛倒不識好歹。你不肯做少爺的姨太太。倒也罷了。却心懷叵測。要想少爺的命。斬斷我吳家一脉香烟。不是少爺的手脚快了些。險些兒把這命根子。交到你的手裏。再不顯點手段給你。看。你也不知少爺的厲害。燕兒聽了。便流淚回道。你有勢燄。能使我全家骨肉分離。你有手段。能使我的翁夫在你偽造的賣身字上。落下手印。硬要我不得不答應你的話。我除了這一著。還有什麼計較。奈何你。于今我的計較是不行了。總算你有造化。我姓余的沒有造化。你儘可使出手段來處死我。不用多講廢話。燕兒的話說完了。內中有個丫鬢說道。姨太太怎這樣的傻。不識少爺的心。姨太太從此肯安心順從少爺。這是天字一號的造化。若再是這樣。扭手動腳的就顯得世間破身失節的婦女。都是歪貨。獨你一個人正氣。麼。燕兒哭道。你們這些話。說來說去。攏共沒一句能貫在我的耳朵裏。他就不



處死我。我不是對你們說過了麼。不穿衣裳。我會凍死。不吃茶飯。我會餓死。我除了一死。沒有旁的話講。那丫鬢又勸道。與其死了做鬼。倒不如做姨太太的開心。文遠不待那丫鬢接說下去。便冷笑了一聲道。狗。他有這造化麼。左右。快給我拿上皮鞭子來。打他個下馬威。不打是不行。那丫鬢又說道。且慢。憑少爺的身分。恨起來要立刻打殺他。比在籠子裏捏死個雀兒還容易。好少爺。這個須不是鬧脾氣頑的。就算人家得罪了少爺。也算他中了聖賢書上三貞九烈的邪毒。須得慢慢將他勸說回來。少爺要可憐他是個女孩兒。遇事要包荒些。還請少爺看我平時依得你的事情很多。這一次。却要請依我。如果我今夜勸不轉他的心來。任憑少爺將他這精皮膚。打了個稀爛。文遠聽丫鬢的話。轉然笑起來。抬頭指着燕兒說道。也罷。看在這位新月姐姐的分上。且寄下你三百皮鞭子。看你且將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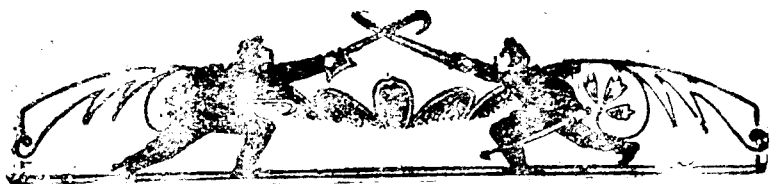


嫁給了我，做個姨太太罷。休論我這面龐，真是粉裝玉琢，不見得比那姓吳的秀才漂亮些。我就是禿爪癩腿，爛紅睛，渾身污臭，生着大麻瘋。我要你怎樣？難道你終能逃脫我的手，不依我怎樣？再敢對我扭一扭麼？正說到這裏，忽然吳俊有個爺們，在房外叫着少爺。太爺有話在廳上要問你呢。文遠聽了，便向那丫鬟擠眼巴，做手勢的，隨着那爺們去了。文遠去了以後，房中僕婦也就散了一大半。新月同兩個丫鬟搬起一張椅去，放在桌案上，將燕兒從上面解下來，且不給他鬆綁，仍然將他放在床上。花言巧語，勸說了一大篇，燕兒惟有流淚，抵死不肯聽從。把個秋月直說得唇焦舌蔽，只沒在半點効驗。一會兒文遠走進房來，向秋月問道：怎麼樣？秋月只顧皺着眉毛，搖着頭兒。文遠道：他既沒有心肯順從我，你就用兩張嘴說出一部天書，也是枉然。還算我姓吳的，沒有這福，受不起他一路的




香火。不如少作些冤孽。我們這樣無惡不作的人。也該做一件好事。開籠放鳥。送他回轉綿山。好叫他母子夫妻。重圓骨肉。燕兒做夢。不打算文遠。這個強盜行徑的人。陡然會說出一派菩薩心腸的話。心房裏不由充滿不少的生氣。把求死的念頭。竟像冬天的薄冰。被東風吹得融化了。正想對文遠訴說什麼似的。却見秋月笑的合合的。向文遠訝道。少爺。這是什麼意思。文遠道。沒有什麼意思。方才老大爺對我說。他既不肯順從我。勉強留他也是無益。不如打發冤家離眼前。免得無事生麻煩。又說秋月這孩子也還不錯。你平時是愛他的。不若將他收進房來。填補余家媳婦的缺。秋月慙慙笑道。少爺。你哄我呢。當真少爺肯抬舉我。做個姨太太麼。謝謝你。說罷。便要嫋嫋婷婷的跪拜下去。文遠笑道。我原是給屁給你吃的。你連屎都吃下去了。又拾得個屎橛子當海參。秋月聽他這話。早鼓起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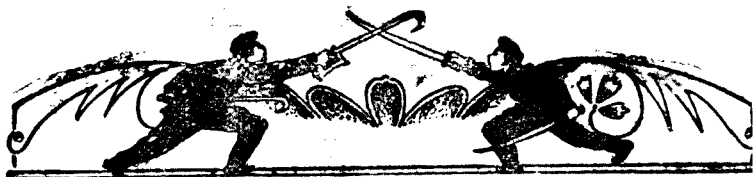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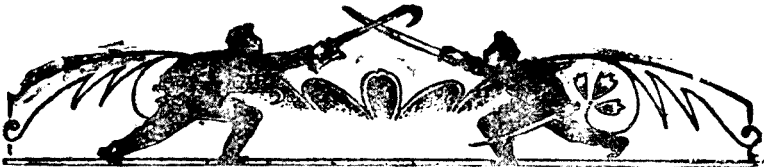
個紅腮頰兒低着頭不說什麼。文遠轉向燕兒說道：你是怎樣來的。可是我手下的。把你鎖在櫃子裏。抬到這裏來麼。我這回仍將你放在櫃子裏。加上一把鎖。送你回去。免在一路上招徠耳目。毋論要顧全你家丈夫的顏面。便是我姓吳的。也怕惹人議論。這樣事說起來。太不好聽。燕兒只當他這番話不錯。不由破涕問道：人孰無過。像少爺知過而改。真正難得。祇是那一紙賣身字。少爺要還給我。從此一結百解。我家當感激少爺不盡。斷沒有使我出乖露醜去打官司。文遠道：你們真是婦人女子的見識。我既放你回去。雖得還要想你做我姨太太。賣身字有什麼關係。本當隨時還給你。但爲我們這方面划界。不還給你穩當些。我今日成全你。只望你後來對你的夫婿。不說我的壞話。我就感謝你不盡。賣身字且寄在這裏。你放寬懷抱。此去善事夫婿。要緊要緊。燕兒聽他的話。說得很是近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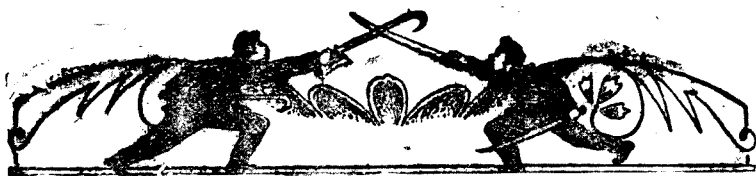
也就不用深究。文遠便叫人抬進一只大衣櫃。給燕兒鬆了綁。放在衣櫃裏。洒了一瓶悶香。便將那衣櫃鎖好了。燕兒被悶香迷翻了過去。在模模糊糊的夢兒裏。也不知經過多少時間。似乎覺得頂梁上。被人噴身了一口冷浸浸的東西。燕兒驚地醒來。睜眼看時。心裏又老大吃了一嚇。你道是什麼緣故。原來濮繼唐的兒子濮崇虎。那日遊行到平遙時。已是初更時候。聽說平遙知縣吳俊的兒子吳文遠。搶去綿山姓余的秀才娘子做妾。有許多鄉紳僚客。在縣衙裏大吃喜酒。並聽得那余家娘子的品貌。分明是天香國色。在平遙縣裏。再找不出第二個來。濮崇虎雖同吳俊拜過把兄弟。但因他這仗人勢的賤狗。竟縱容他兒子余文遠。搶逼良家女子做妾。這稱不法舉動。若是犯了事。他們父子的兩個腦袋。至少也要砍去一個。難得這個好機會。又想在吳俊身上。大敲一筆竹槓。却也不便招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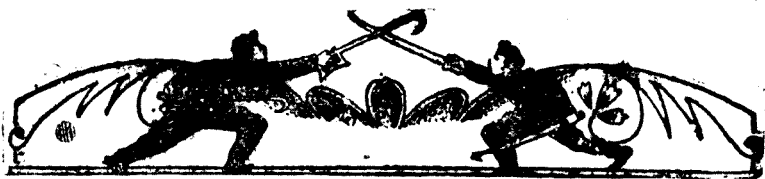
耳目聽得那些吃喜酒的人都散盡了。青衣小帽到平遙縣衙中來。吳俊正聽家中的僕婢報說燕兒用剪刀謀刺文俊的情形。在吳俊的意思。祇要文遠沒有受傷。倒也放寬心懷。對於燕兒的處置。料文遠決不致下手殺死他。也祇聽文遠著落。却好見有人拿了一張名片進來。吳俊看是濮崇虎的名片。心裏正不知是驚是喜。吩咐大開儀門來接濮崇虎。却不妨濮崇虎已在這時候闖進上房來了。吳俊拿出兒子見著老子的神氣。向濮崇虎請了個安。濮崇虎却也還他一禮。劈口便打了個哈哈笑道。聽說老大哥那位大少爺。艷福極大。將良民人家的婦女。搶逼衙門中來。納爲小星。害得人家母哭兒啼。夫離妻散。祇該那個該死的吳家娘子。不知道迴避大少爺。應該搶到衙門中來破身失節。並不委屈他。我聽了特地前來賀喜。也正想討一杯喜酒喝。吳俊一聽濮崇虎的這類語言不對。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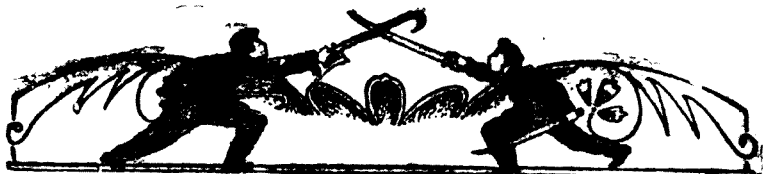
吃了一驚。連忙分辯道。吳某何敢縱子不法。此人實係用一千兩買來。並不是搶逼來的。凡事望公子爺看結義分上。要求大度包涵。吳某並非不懂人事。說罷。便要向濮崇虎跪拜下去。濮崇虎忙將他一把拉起說道。好說。兄弟有何德何能。敢當老大哥這般敬意。少爺要搶逼良家婦女做妾。莫說搶一個。就搶十個百個。那些被搶的婦女人家。都當感激少爺的私恩。頌揚老大哥的德政。我又不做地方官。自然這事與我無干。老大哥正不用提及。當日結拜的私情。百般來爲難我。我不明白懂人事。這三字怎講。吳俊聽濮崇虎說這些挖苦譏諷的話。料想已被他捏住了這個鵝頭。不向他弄清一個數目是不行。早屏退左右。把兩個指兒向濮崇虎伸了伸。帶笑說道。文遠這小子。在今夜還鬧出個笑話。險些被那小婦人傷了性命。旋說旋將燕兒謀刺文遠的情形。向濮崇虎說了。濮崇虎道。老大



哥說的這些話。小弟聽了幾類春風過耳。祇是老大哥指示的數目。拿得出麼。吳俊道。吳某想補答公子爺的盛情。也祇有天知道。只此數目。便當立刻兌交。官場人的面皮。轉換得比什麼都快。濮崇虎聽說這數目已經現成。才油然笑道。老大哥這十萬兩。兄弟容後償還。將就開消。兄弟外邊的私債。老大哥但請放心。休說大少爺搶個把人。便再比這事鬧得厲害些。兄弟都可以擔當一點千係。濮崇虎囁嚅道。自家人還有什麼客氣話講。小弟家中薄有點財產。攏共也不過兩三萬。已在省垣用去了大半。總有未用完的。只是幾頃薄田。倉猝間不能變出銀子來。帶到平遙。只這十萬兩。小弟實在愛莫能助。濮崇虎訝道。你說是一萬兩麼。這數目還不夠。兄弟開消省中堂賬。叨承雅愛。兄弟斷不敢拜命。說完這話。臉也紅了。氣息也急了。吳俊低頭沉吟了一會。說道。小弟看那小娘子的容貌。不但世



界上沒有見過。連畫圖上也沒有見過。濮崇虎不待吳俊說下去，便拂然說道：「就是國色天仙，也不干卿底事。怎地要你做父母的，倒評起小媳婦的手腳兒來。」吳俊低聲道：「公子爺且請息怒。聽吳小弟還有下情容稟。文遠這小子性格極壞，討不了女孩兒的歡喜，並且他的造命極薄，無端得這樣天仙美人，納爲窻室，事成固折促他的壽算，不成倒可以教他多活幾日。」小弟素仰公子爺根基深而福命厚，要將此女轉獻公子爺，乞公子爺笑納。只當他是小弟的親妹妹，這一千兩，也只當送他的賠嫁，算不了的敬意。」吳俊笑道：「倒難得老大哥要抬舉你大少爺的妾小，做自己的親妹妹。把這種已經被人玷污了的廢物，抵擋九萬九千兩的銀子，也罷。好在兄弟在女孩兒身上，化了冤枉的錢，也不祇十萬兩了。敝寓也有二十三房妾小，毋如那些妾小，大半從窻子裏買來的，沒有良民人家的婦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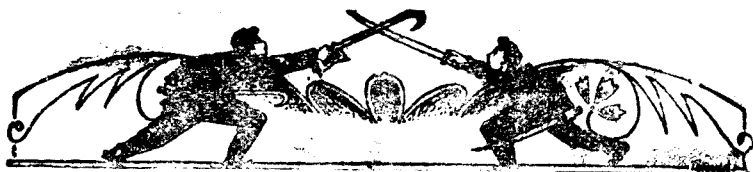


老大哥既這樣看得起兄弟。這一千兩也算了罷。只是老大哥得給我一紙賣身字。吳俊道。用不着小弟寫賣身字。斷沒有點點子碍。濮崇虎又轉然怒道。是你的親妹妹。你不寫賣身字給我。我不能狗仗人勢。承受這一路香。吳俊忙嘻皮涎臉的陪笑道。余家的賣身字現在。不比吳某寫給公子爺較好麼。濮崇虎道。在那裏。吳俊便將那紙賣身字。翻箱倒篋取了出來。濮崇虎接過手看了看。便收在身邊。說。這種賣身字。也祇欺負沒有勢力的窮秀才。若遇有勢力比我們強硬些的。這東西却祇可用他點火抽烟。我暫且收下便了。老大哥不用再瞎疑心。彼此既已推誠相示。兄弟誠不在乎這一千兩的賠嫁。說著。便向吳俊耳朵邊湊近了些。又低低說了好一會。吳俊便叫上文遠。將這意思對他說了。文遠雖敢挺拗他的老子。却不敢拂逆濮崇虎。沒奈何祇得應諾。大家又商量一陣。就此文遠便用



一隻衣櫃鎖了燕兒。由濮崇虎帶到省垣。稟過他父親濮繼唐。濮繼唐祇愛他兒子做事又幹練。又秘密。也不管問他這些閒事。濮崇虎將衣櫃弄到一間很精緻的房裏。開了鎖。提出燕兒。抱在懷中。像似一朵睡海棠般。便將他從容放好。叫人抬去衣櫃。解去燕兒身上繩綁。却一不掛燈結綵。二不置酒宴客。便關了房關。將燕兒噴醒過來。燕兒在醒過來的時候。又見了個陌生男子。立在他面前。露出鷓鴣的微笑。他的心又不由有些直跳起來。欲知後事如何。且俟十二回再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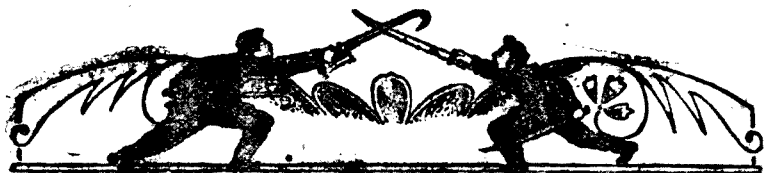
## 第十二回

出牢籠又遭凶險 全貞節得遇救星

嵇燕兒吃了一驚。忙向濮崇虎問道。吳文遠說將我送回綿山。使我們夫妻母女重完骨肉。你是什麼人。爲什麼把我帶到這地方呢。濮崇虎笑道。我同吳文遠是一樣的人。勢力還比他大。本領還比他高強。花了我十萬銀子。從吳文遠手裏買你來的。這是提督衙。我父親就是衙門裏提督。我就是山西有名的公子濮崇虎。買你做我二十四房的姨太太。你說什麼吳文遠。要將你送到綿山。使你們夫妻母子重圓骨肉的話呢。燕兒叩頭流淚。把前事提說一遍道。恕小婦人無禮。不識公子爺。乞公子爺可憐小婦人遭受冤枉。且開一面仁人之網。放小婦人回去。濮崇虎道。容易容易。我有二十三房姨太太。不在乎多你一個。你家蒙受不白的冤仇。我



很知道不難開一面仁人之網。仍全你們骨肉團圓。只是你得給我這十萬兩。愁燕兒哭道。求公子爺做做好事。開放了小婦人罷。公子爺要小婦人。償還十萬兩。只是家道清寒。連一百兩也無從措辦。公子爺將來前程萬里。何在乎這十萬兩。濮崇虎笑道。笑話我也只同你說這幾句。說多了有什麼趣味。老實對你講。公子爺是個採花的太歲。便是天上的嫦娥。被公子爺看中了。也要陪公子爺睡那們一覺。博得公子爺個高興。才肯干休。難得姓吳的將你送給公子爺。抵充了十萬兩。公子爺又看中了你。寧可棄去十萬兩。也得將你弄來。強如在那執綉子弟手裏受冤屈。並且你丈夫是個窮儒。沒有些兒出息。兒子又非你自己親生。我勸你割斷這條腸子。死心塌地。陪着我過日月罷。你看我這地方。八寶簪成的牙床。燕鬚製成的錦帳。地下鋪的氈毯。是大紅緞子製成。一面大西洋鏡。中國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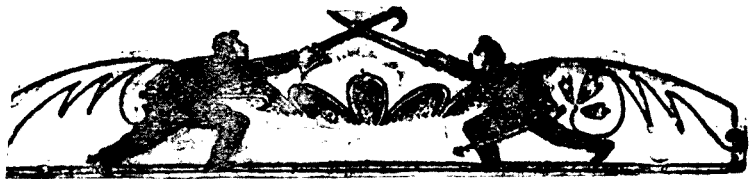
是買不來的。是多的豪富啊。你再看我精神奕奕。兩眼如電流。是處都現出彪壯年青的英雄美。絕不似那個姓吳的小子。滿臉私邪之氣。渾身惡俗之骨。全仗綾羅錦繡。裝飾外表的。可比。雖同是個公子少爺。身分有天上地下之殊。氣概有硃玉泥砂之別。是多麼的後望啊。並且又揀好的給你穿。給你戴。給你吃。轉瞬便琳瑯滿目。珠翠盈頭。侍婢既出入如雲。金銀又使用不盡。迴想你在綿山時。糟糠自饜。裙布無華。無一日的安閒。有終身的勞苦。真算得雞疇裏一個蛋。平地上了台盤。你是多麼的開心啊。你的面龐。超出我二十三個太太之上。我又十分體貼你。衙裏上上下下的人。除我父親和我結髮妻子而外。那個不奉承你。何況我那結髮妻子。常是瘦怯怯。病懨懨的。看來已不久人世了。他死以後。我把你一拾。拾做個大奶奶。你又是多麼的威武啊。你的後福極大。不可枉自踐踏了。快快解



開鈕扣廠開懷。公子爺好準備同你盤腸大戰。戰他個人不歇甲馬不停蹄。燕兒到了這時。早知又進了人家牢籠了。聽濮崇虎越說越不像話。失身的大辱。看要到眼前了。本不難一頭碰死了。却這一生的孽障。不過看濮崇虎這個人。勢力本領都比吳文遠大。他的淫孽。又比吳文遠加重幾十倍。不若抄着前次老墨卷。小心將他刺死。也可給人世間除一大害。便死也死的值得了。打點主意。忙將心頭一橫。向濮崇虎哭道。小婦人前夫余作舟。家道雖寒。也是個鬻門秀士。寄生兒雖非我親生。却是我姐姐遺傳這點骨血。吳知縣父子。威逼計佔。硬將我家的骨肉分開。他是我家的大仇人。公子爺若肯給我報了仇。肯提携我的前夫。週濟他一些兒。使他重締良緣。我的心才算對他得住。這幾件事兒。諒公子爺都肯聽從我。濮崇虎隨口應道。這些事都是我辦得到的。我沒有不聽從你。燕兒又哭。



道。小婦人雖非完璧。然在公子爺方面想來。納妾究與私淫苟合不同。難道公子已娶過二十三房妾。小連這個老規矩。都不知道麼。休說小婦人是好人家婦女。公子便買鄉間的嫂子做妾。也該吃個雙杯兒。行着納妾的大禮。公子爺若把納妾的事。當做踰牆攢穴的行爲。小婦人寧死不敢從命。濮崇虎笑道。我本來也喜歡吃酒的。這種交杯酒。更喜歡吃個痛快。毋如我已戒了酒。若再吃酒。便違犯我們罩門中的規矩呢。燕兒道。公子爺既喜歡吃酒。爲什麼又戒了酒呢。濮崇虎笑道。這句話說來很長呢。我很高興說給你聽。包你聽了歡喜。非是我要在情人面前。要賣弄自己的本領。我方才對你自命是個年青的英雄。就因我會學過罩門的功夫。本領却更在一般馬上馬下的英雄之上。這罩門的功夫。極不輕易學練。能練得我這個樣子。也算得個金剛不壞的身體。不拘什麼兵器。都不能傷



害我。祇有罩門些微的地方。不能受傷。這種功夫。在現今也祇有我父子和我師叔馮起來這三個人。可以無敵於天下了。本來我們練罩門功的人。不戒量酒。我們有個同道。這人就是罩門中最有名的空巖和尚。就因喝醉了酒。中了仇人暗算。傷了性命。所以我師叔和我父親。談到空巖的事。固然啣恨他的仇人。但想他不喝醉了酒。何致被人傷害。空巖和尚的前車已覆。我們來軫當戒。從此訂立戒約。不許飲酒。燕兒聽了。訝道。我不相信。你有這樣本領。什麼是罩門功。你的罩門在那裏。濮崇虎笑道。你現在不相信。包管你將有相信的時候。你不是罩門中人。如何解得罩門功的好處。我們罩門中的規矩。最要保守秘密。若問這罩門地方。除非同道中人。兒子也不告知老子。我們戒酒。也怕酒後誤事。誤將這罩門告給非同道中人知道。那還了得。燕兒道。大奶奶和二十三位阿姨。可知道你罩



門所在麼。濮崇虎道：「一個也不知道。他們若是知道，知道的人就很多了。現在祇有我父親和馮師叔知道。」燕兒道：「你讓我猜一猜，你的罩門可在鼻子上？」濮崇虎道：「快脫衣服睡覺，我可不吃酒，誰耐煩同你費這些神呢？」罩門在鼻子上。這還算得什麼罩功呢？說著，便來要給燕兒解着衣扣。燕到了這時候，委實窘極了。陡然翻轉過臉來，向濮崇虎呸了一口道：「你真相信我肯隨你做姨太太麼？我要下你的手，想謀殺你的性命。不知道你有那們大的本領，使我沒法能奈何你。我惟有一死，以謝余郎。要給他保全我這個清白的身體，說罷。」便一頭向床柱上碰去。不妨濮崇虎手脚很快，早將他一把扯回來，捺在床上，用了個騎馬式，跨到他的身上，褪下了褲子。兩手緊緊封住他的手，將牙咬着他的櫻唇，抵住他的胸口，不容有分毫施展手脚的分兒。燕兒急得叫又不能叫出口，哭又不能哭出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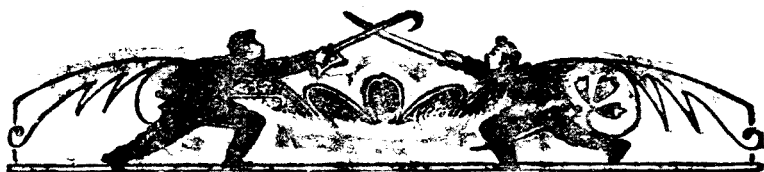


週身沒一些兒能動彈。兩眼眶裏痛淚直流。正在這非脫不可。欲脫不能的時候。這却應得無巧不成書的那句套話了。忽然門外聽得有人把門敲得鏗鏗的响。吐出很鬆脆的聲音。喚了聲公子爺。濮崇虎問是什麼。耳邊又聽人呼著火……火。濮崇虎不由跳得下床。却在燕兒左腿彎裏只一點。料想他一點過了腿彎穴。再也不能動彈分毫。才開了門走出來。看是個丫鬟叫門。已經跑過去了。濮崇虎問是那裏的火。問了幾聲。沒有人答應。忽見有人奔得前來。說公子爺。火已撲滅了。是廚上人不小心。灶後著了火。祇燒了一些柴木。沒有什麼大不了的。濮崇虎才把心神安定。仍然轉回房來。即聽燕兒潑口罵道。你這渾蛋。少凶橫些。你想欠下人家風流債。是要償還的。你有姐妹。和你二十幾房大小太太。便是替你還債的人。將來你生下了女兒。也會偷上了像你這樣渾蛋東西。給你還債。濮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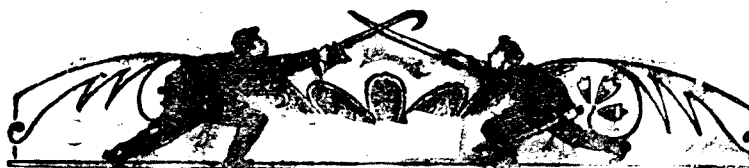




虎被他罵得心頭冒火。當公子爺的。向來都受人恭維。那裏受過人這樣辱罵。心裏却氣憤到了極處。憤火的威燄。更比一陣陣慾火高強。却向燕兒咬牙罵道。你要死。就再多罵幾句。不想死。還可以多活幾天。燕兒道。我除了一死。沒有別的意思。你立刻殺了我。我就不罵了。若不立刻殺了我。你這抱娘爺的東西。就不是你娘的皮。養下來的。濮崇虎更是氣得火上加了一炆油。反哈哈笑道。我若是立刻殺了你。保全你的貞操。倒算便宜你了。我不若先教你吃點兒苦頭。把你綁到仙人床上去。再敗壞了你的名節。我才肯三拳兩腳。教你真個鎖魂。說著。急招呼許多的丫鬟。到房裏來。把濮兒渾身的衣服。剝得精赤條條的。連抹胸和裹足布都除去了。登時玉體裸呈。直使燕兒渾身十萬八千毛孔。孔孔如同擱下一根綉花針。口裏却不罵了。眼中的淚。却流得像纒線珍珠相似。只叫着余郎余郎。天



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盡期了。濮崇虎也不同他打話。先用赤鉄烙他的雙乳。繼用開水灌他的肥臀。又吩咐僕婢抬上仙人床來。那仙人床的製式。却很玲瓏彫巧。因爲這是誨淫的傢俱。說出製式來。不但有干禁例。亦且與著書人的道德有關。但不拘什麼熱性冰心的貞節婦女。一抬上了這仙人床上。這貞操在千萬個人當中。從沒有僥倖保全了一個。燕兒被抬上了仙人床。早叫了一聲苦。像似昏暈的光景。濮崇虎早命丫鬟房裏生了一盆火。煖烘烘地。春生滿室。他又不怕丫鬟看了難爲情。正將週身衣服脫了盡。要馬跨上了仙人床的時候。這却又應得無巧不成書的那句俗話了。陡然有人高叫了聲捉刺客。……捉刺客。……濮崇虎驀地聽得這陣捉刺客的聲音。陣陣嘈嚷得厲害。連褲子都不及穿。儘掖起了外面大衣。赤着脚才走出房門。見有人在前面嘈嚷跑近了幾步。問刺客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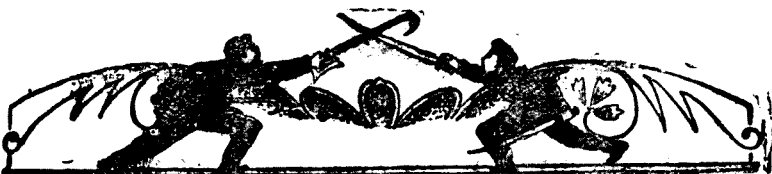
那裏那些人回說方才那邊屋上不知什麼東西響。老大人便叫我們捉刺客。却連人影兒都沒有看見。濮崇虎道：「老大人呢？」忽然有人前來回說：「刺客已捉住了。」崇虎連忙奔到上房。看他父親端坐在一把紅漆椅子上。兩邊站立了不少的護衛。那刺客是個絕色的女子。問明情由。才知他父親濮繼唐聽得屋上的響聲。早一閃身上屋。穿檐越角。將刺客生擒了。濮繼唐且綾審着刺客。却向濮崇虎說道：「刺客已有了。你回房去穿好衣裳。冒了風。須不是耍子的。」濮崇虎便也再回到那間房裏。仙人床上。那裏還有個嵇燕兒呢。連丫鬢都跑了一空。濮崇虎好生驚訝。先穿好了衣服。出了房。一縱身上了屋脊。東張西望。不見什麼人影。只得仍到上房。看審刺客。且將燕兒不見的情事。告訴他父親濮繼唐。看書人到此。第一要求在。下趕快交待的事。須說明那被擒的女刺客。究竟是誰。燕兒又被誰人劫。



去。在下也正要先將這一事表叙一場。祇得將濮繼唐審問刺客的事略叙一筆。在看官的心理。參看前卷書中。星胆璇姑奉狄龍駿的敕命。往救嵇燕兒。這女刺客當是星胆化裝的。救劫燕兒的人。也許是方璇姑了。其實却是不然。這其中還有一節驚人的情節。且讓在下慢慢寫來。却仍在星胆璇姑兩人身上寫起。且說星胆璇姑到了山西省垣。聽得這山西提督濮繼唐名譽也說得去。便是他兒子濮崇虎。祇喜溷迹煙花。旁的劣性。半點兒也沒有。早想這些人的批評。原不是汝南月旦。却又沒聽到濮崇虎。在近兩日期間。有娶妾的消息。日間不便往官衙打聽。便在城中一家悅來旅館。開了個十六號的房間。男女兩人關了門。密談多時。準備一。到夜間。便開始工作。旅館裏的人。只當他們是一對小夫妻。又誰知是兩個當代的大劍俠呢。恰好十五號。也有一個女客。和十六號祇隔一層木板。



聽得那邊房間裏，有男女兩人談話，這聲音聽來很熟，便走到十六號門外，揚欸了一聲，便把房門推開了。房裏星胆璇姑，同時都吃了一驚，却看那女子的面龐兒，很看得仔細。原來那女子是真如的弟子卞愛鳳。愛鳳自被王繡鸞帶到劍門山竹林寺來，略從真如練習得一些武術，本來真如的道力，也很不凡，但真如終覺他的道力，有時而明，亦有時而昏，較諸吳太太的金錢神算，有其精闢，無其準確。若在萬慮皆息一塵不染的時候，他的道力，轉又在吳太太之上。不過愛鳳在真如跟前日子太淺，所以也祇學得一點武術，不能窺道學的門徑。當李鼎同宋雅宜在羅岷山結婚時期，愛鳳曾隨真如梅姑到羅岷山來賀喜，過了幾天，吳太太來給慧遠約吃荷人，自然也有真如師徒在內。真如等吳太太去了，也便回到劍門山竹林寺來，却向愛鳳說道：我要同你到山西省垣一行，此行你總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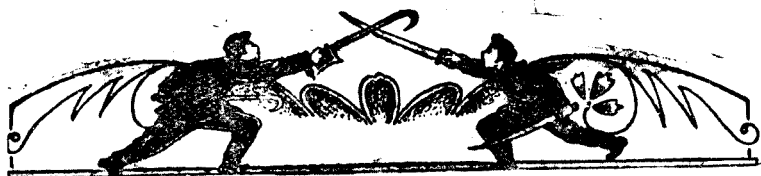


得個乘龍夫婿。却要經歷一番危險。你願意去麼。愛鳳聽了。粉臉一紅。也不回說去。也不回說不去。真如知他心裏已經允許了。便同他一路到山西來。便教他寓在這悅來旅館歇下。真如託言到外面去有事。頃刻便回來了。愛鳳在旅館裏等了多時。不見真如回來。心裏着了慌。因他是個年青女子。怕被人窺探。住在那十五號房裏。把房門掩着坐着。出了會神。就聽得隔壁房裏。似乎星胆璇姑兩人說話的聲音。心裏轉是一喜。便到十六號房裏來。誰知他不踏進十六號房。猶可。一踏進十六號房。難免牽起絕大的波瀾。諸君要知有什麼波瀾。星胆璇姑和愛鳳相見之下。又談些什麼。且俟十三回再續。

第十三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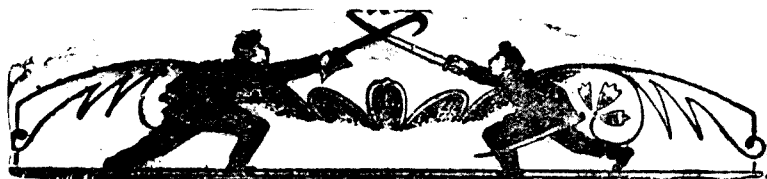
燕囀鶯鳴微波通款曲 椽檣飛壁黑夜探佳人

方璇姑仔細看是卞愛鳳前來。向柳星胆笑了笑。星胆便笑順愛鳳說道。幸會幸會。這不是愛鳳妹妹嗎。怎麼你此刻也趕到這裏來。愛鳳也笑著說道。原來柳兄同方小姐都在這裏呢。璇姑用手向星胆一指。說。你可該死。又說出個愛妹妹來了。你不怕卞小姐聽了難爲情。星胆陪笑道。怪我錯了。理當叫他鳳妹妹。這個愛字叫出來。太不好聽。愛鳳聽了。腮窩上頓暈起一陣陣紅潮。想要走開。璇姑忙將他的纖手拉住。說道。請坐。請坐。鳳妹妹這一走。倒叫我們兩個人無趣了。愛鳳也就坐下。低聲笑道。你們真是老臉。交杯酒還沒有吃過。倒稱起兩個人來了。璇姑聽了。也不由嫣然一笑。又向愛鳳調侃道。我們說的頑話。倒饒得你又調笑我們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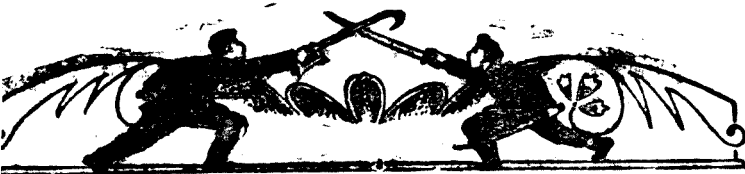


如果他叫愛鳳。你叫他一聲愛哥哥。也不要把我肚腸子都笑破了。愛鳳聽罷。又想要走。說。正經都不講。看你越說越沒有好的來了。說著。淚兒噙在眼裏。看要流下來。星胆道。我們講正經話要緊。方世妹若再說這些混話。說到這裏。便不向下說了。璇姑道。再說待怎麼樣。星胆道。再說人家也要著落你身上。撈回本來。愛鳳看星胆別沒有絲毫調侃的意思。他劈口叫一聲愛妹妹。那是老實人。無意說的一句錯話。這倒不能怪他。偏是方小姐齒牙太尖利了。我不能再受他的混話。還是一走爲是想罷。便站起身來。却被璇姑將他香肩按定。說。不要動。一動就有許多水出來了。愛鳳流淚道。你又胡說些什麼。璇姑道。我說你一動。眼中的水就流出來了。這何嘗是胡說。愛鳳道。你別要花馬吊嘴的。閒話裏夾著小銅錢。尋我的開心。講正經就多談一會。再是這樣捉弄我。我就要走。省得你們碍眼。璇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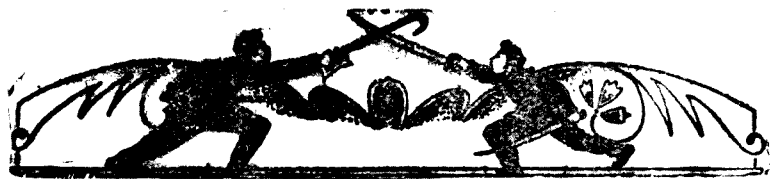




笑道。三人同室。分明六目無私。那有什麼碍眼。妹妹且坐下。我們自然講正經。愛鳳道。講正經。我就多坐一會。也不妨。璇姑鬆了手。坐在星胆旁邊。對面向愛鳳冷冷的問道。妹妹今年是多歲數呢。愛鳳回說。二九。璇姑道。二九當是十八歲了。我很佩服妹妹的心胸眼識。在尋常小姐以上。愛鳳道。我不喜歡人奉承我。璇姑笑道。我向來也是不肯隨便奉承人的。不過我想筮總督的公子筮格里。那是個壞蛋。小姐心胸眼識。若是稍為卑鄙些的。撈到那東西手裏去。受委屈。真個要急死了人呢。還好。小姐得到劍門山去。拜真師叔為徒。不致被那東西糟蹋了。小姐的終身。終身的幸福。如今却有了個絕大的機會。我說給小姐聽。包管小姐聽了歡喜。我們有個六師弟。姓邢。名柱。是太華山人。也是我師傅門下得意的好徒弟。我師傅曾託你師傅。給我們六師弟覓選良侶。你師傅却說是有個人。這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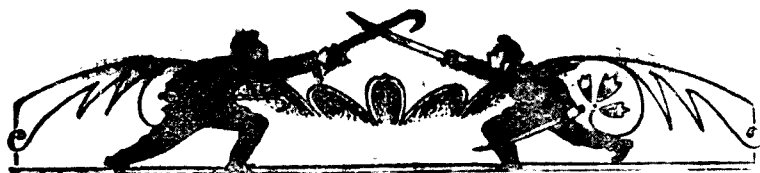
就是他的徒弟。心胸人格都可以配得我們六師弟。這姻事雖涉有風波。却已算十拿九穩。不過這種婚姻大事。一半由他和我師傅作主。却一半要他們一對鴛鴦會了面。他們的兩顆心。才會聯絡起來。你師傅說的話。怕就是你星胆在旁聽了。早搶著說道。好大的正經話。鳳妹妹你莫理他。愛鳳却低著頭。想璇姑所說的話。很與師傅昨晚的吩咐。若合符節。板的面孔。却很從容的回道。正經着是講的正經。不過太說得難爲情些。璇姑笑道。可是的。世界人也有人肯說句公道話的。祇可恨六師弟沒有來。如果他會見了這位鳳妹妹。不知他心裏怎樣歡喜。愛鳳道。像你這種正經話。不要再向下說了。我問問你們不在綿山石洞。爲什麼到這地方。開了個房間住下。喁喁唧唧談的什麼體己話兒。攏共我沒有一句聽得明晰。既是同道中人。你們又何妨對我公開呢。星胆璇姑方要回話。忽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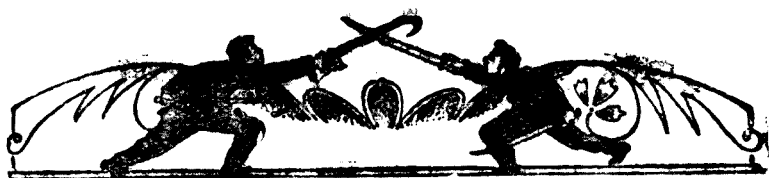
隔壁房間裏有人咳嗽。聽這咳嗽的聲音很熟悉。却見愛鳳叫道：「我師傅回來了。」真如果然聞聲而來，進門便向星胆璇姑兩人劈口問道：「你們平遙縣裏真是暗無天日。一個懦弱些兒的窮秀才，竟被平遙吳知縣父子弄到人亡家破。那姓余的秀才，又近在你們純陽廟咫尺。遭受這樣的冤情，不見你師傅出頭解救。這又是什麼道理？」星胆道：「師叔怎知姓余的秀才。那一件冤情呢？」真如道：「我因有件事，要同我這小徒到山西省城中來。却想起你師傅近在綿山，何不去看他一看。不想來到綿山，我聽得這個消息，却不願看你師傅，並覺我這小徒此番來到山西的目標，不能便達。這件事真要嘔死人呢。」星胆道：「師叔究竟是打探得什麼消息呢？」請師叔不用狐疑。姓余的事，我師傅自有處置。師叔想我們到山西來，是幹什麼的呢？真如聽了，不由驚訝起來。忙運用純潔的道力，掐着無名指，輪算了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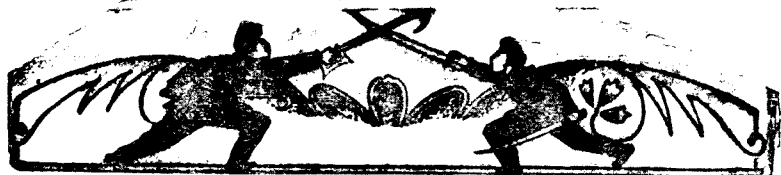
番說道。是我一時冒昧。看錯了。你師傅。你們此來。也是爲的余家的冤。枉麼。星胆點頭。應是。又由璇姑湊近。真如身邊。噫哩咕嚕。向真如說。了一通。真如叫愛鳳。關了房門。低聲說道。我不是曾對愛鳳說。有事要出去一行。叫愛鳳在那十五號房裏。等我回來的話麼。那就是要到綿山。看視老爺的事。借用土遁。行到距離綿山五十里地方。我打算要到綿山了。顯身出來。却看見有個五十來歲的鄉下人。雙眉顴皺。像似心裏有無限的冤孽。肩上拐着個包袱。氣喘吁吁的走過來。迎面便向我問道。老師傅。是住在前面觀音寺麼。我在路間。聽得那寺裏有個拆字的先生。最有靈驗。不妨到那裏。拈個字。碰碰我女兒的造化。我聽他這話。隨向他問道。老居士。秋急得這個樣子。可是令媛的病情。很危險麼。那人回說。如果我女兒害了病。那又算得什麼。老師傅。那裏知道。現在天高皇帝遠。我們這些平民人。



家受了不白的冤屈。能到什麼地方去。同有錢做官的人打官司。不過想籌辦幾個錢。到山西省城中。能從提督衙門裏。將我的兒贖身回來。那就是大造化。我想問問那個拆字先生。可有沒有這造化。我聽了他的話。便問他的姓名。他說綿山稽謹。有女名燕兒。嫁給鄰村秀才余作舟。過門才幾個月。被本縣知縣吳俊的兒子吳文遠。將我的兒子搶到衙門中去。我兒臨難不屈。却被吳俊父子。轉將他送給山西提督濮繼唐的公子濮崇虎。已起身到山西去了。如今姓吳的這份人家。自從我的兒子被搶以後。我的女婿如同入了癡魔一樣。親翁又氣得嘔血死了。活活把這份人家。弄得煙銷火滅。在老師傅看。做官管百姓的人。竟會搶劫起秀才人家的婦女。世界上不是反了天麼。我聽了他的話。便說道。世界上反了天。原不止做官的人。強搶秀才人家婦女的事。不過我想老居士這個女兒。能



夠臨難不屈。算得個好女兒。這也是你們山西的風氣使然。山西向來貞節的婦女。也不僅止你女兒一個。憑貧衲這個人很想去救你女兒出險。拆字先生都是胡說亂道。他們的話也太沒有憑據。依貧衲的計較。不若請老居士仍回綿山。不出三日。看貧衲將你的女兒救回綿山去。他聽了面上很露出不以爲然的神氣。並說此去到山西省城。來回要走七八天。老師傅便能救我女兒出險。也不能在三日以內。將我女兒送回綿山。我說貧衲到省城去。救得你的女兒。在三日內送回綿山。你還以爲貧衲沒有這本領麼。須知道力無邊。要非老居士所能了悟。我不妨給點能耐給你看。包你肯回綿山。坐俟你女兒歸去。旋說旋運用我的劍術。一道劍光。著在平地上。劃出一條縫來。我便逞勢又借用土遁。回到這裏來。料想他在那時候。必然要說我是個神仙菩薩。相信三日內。將他女兒送回的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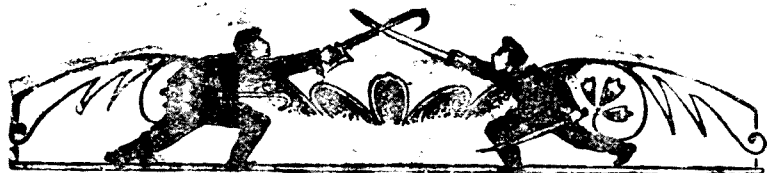


不錯。當仍然回到綿山。聽候我的消息了。至於適才我批評你師傅的一篇話。那是我一時冒昧。誤發狂言。請你們要包函些。不可告訴你師傅。叫他聽了。見笑我這個人。偏解市井之談。尙狂癡狂之習。並且你們也爲這件事前來。一切由你們出頭做去。終須得手。却又用不着我。將燕兒救回綿山。却要留我這小徒。幫助你們。論他本沒有幫助你們的能耐。不過我叫他幫助你們。也有我的用意。此後你們會見尊師。就說我也約他到慧師那裏。大吃荷人。要他也將我這小徒。帶到虎泉寺去。千萬請你們不要忘記。真如說完這話。便向他們作別。大家方欲再說什麼似的。轉眼已不見真如的踪跡。明知他要借遁回去。便欲挽留他。也是無益。星胆想起一句話來。向愛鳳問道。尊師帶鳳妹到綿山來。他說有件事。是什麼一件事呢。好半响。才聽愛鳳回道。這件事連我也不能盡知。將來你們總該明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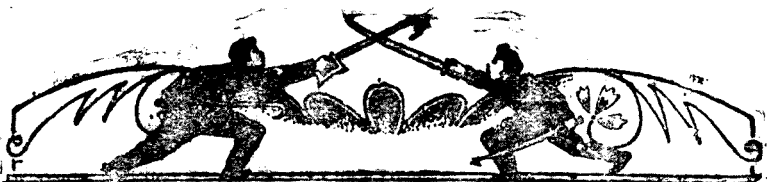


璇姑笑道。你別要裝著憨腔。這事我也明白了一半。旋說旋向星胆附耳說了一會道。你個很聰明的人。怎麼一半也不能明白。星胆笑道。可見我們男子粗蠢不及你們做小姐的心思細密。有人說。男子是泥做的。女人是水做的。推開來再說兩句。就說男子的心。多半是木頭做的。女人的心。多半是水晶做的。愛鳳早想到璇姑附耳向星胆說著什麼話了。却要拿話將璇姑的話打開。也便抿着口。淡淡笑了一聲道。你們兩個人。誰是誰的男子。誰是誰的女人。牙齒咬着耳朵。只顧談着體己的話。也不怕人見了。替你們難爲情。好不要臉。璇姑道。男子是我們六師弟邢柱。女人就是你。你師傅方才話裏的意思。我說已明白一半。你還想狡賴麼。愛鳳不由流淚道。你再捉弄我。我就要惱了。璇姑道。這次是你調笑我們。就毋怪乎我當場宣佈。一句挑開你的心花。難得就準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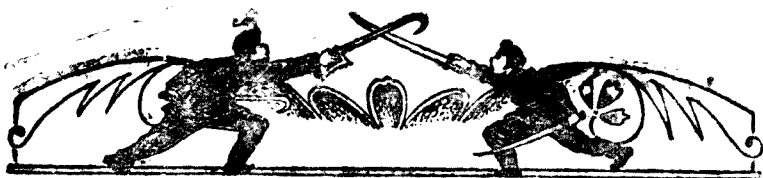




是胆道。你們只顧說著這樣笑話。說來說去。也該談到應做的事情上去。我們奉師傅命令前來。難得真師叔又着令卞小姐。幫我們的忙。今夜應當如何下手。愛鳳道。我這個起碼人。如何能夠幫你們的忙。這都是我師傅糊塗主意。你們一個是統兵大元帥。一個是先鋒。我祇有你們的馬首是瞻。你們要怎樣吩咐。我到夜間我便怎樣做去。璇姑低聲道。我想此次燕愁兒陷落在那種地方。他心裏不知感覺到怎樣的痛苦。救人如救火。大家也毋用講說什麼客氣話了。若是鳳妹妹。當初不幸落在篋格里手裏去。雖然各人的心路不同。總該同愁燕兒是一樣可憐的人。我們今夜要去救他。救人也須救徹。殺人也須見血。但要說怎樣才能貫澈我們來的意思。定法雖終不是個法。這件事人少了固辦不穩。人多了也辦不好。三個人辦來正好。我們在今夜間。第一要探聽燕兒在什麼地方。並同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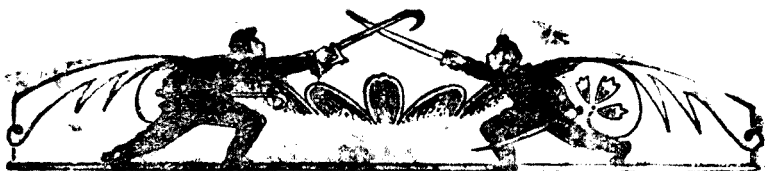


家父子的住房分頭下手。才辦得穩當。如果得了手。少不得也到平遙走一遭。再勾却了吳俊父子兩本糊塗的帳。在二師兄同鳳妹看來。以爲怎樣。星胆道。這計較。第一個我是贊成。愛鳳說。方小姐這才是講的正經話呢。大家談論多時。天色已晚。招呼茶房。開上酒飯。吃喝已畢。便先算還了那房飯錢。星胆便問那旅館裏掌櫃的說道。我們出去有事。須得三更向後方能回來。兩處房間。且都不用關鎖。等着我們回來睡歇。好在房間裏沒有值錢東西。不怕有人進去。偷了我們什麼。你須記取着。回來多加你一倍的房錢。那掌櫃先生。生得瘦臉鼠鬚。着實是一個老奸巨猾。聽星胆這樣說。早疑惑他們的來頭不正。一個人同兩個女子。夜晚到外面去。幹的什麼勾當。三更向後。要到這兩處房間裏睡。那時且看他們是怎樣的睡法。不表掌櫃的存了這樣的機心。單說星胆領著璇姑愛鳳三人。出了



悅來旅館。一路混到提督衙署。大家在那裏遠遠周視了一會。揀著僻靜的地方。一齊躡身上屋。靜悄悄沒有些兒動靜。三人便伏在屋上。相了相地勢。只不知燕兒被絆在那裏。忽然下面一株黃芽樹旁。遠遠來了兩個人影。看是兩個丫鬟模樣。聽這個丫鬟向那個丫鬟說道。一個窮秀才的娘子。看要做我們公子爺二十四房的姨太太了。像姐姐究沒有人家的造化。那個丫鬟回道。我們總是生就奴才的命。只怪爺娘不爭氣。鑄錯了我們的面孔。公子爺如何肯顧念到我們做丫鬟的身上。兩個丫鬟旋說旋穿過一重角門去了。星胆便悄悄在屋上向璇姑愛鳳打了個暗號。便由愛鳳去找濮繼唐。星胆璇姑去救燕兒。想乘勢鋤殺了濮崇虎。仍到悅來旅館會齊。就此分頭做事。星胆璇姑飛檐越壁。探視了多時。只探不出燕兒被絆在什麼地方。看有一處很高的樓。兩人伏在樓上。又靜聽多時。

也聽不出下面什麼消息。星胆又向璇姑打了個暗號。兩人轉到後院無人處落下。只苦找不着燕兒。絆在那裏地方。愛鳳去找濮繼唐。又不知能夠得手。便由星胆想了個方法。在那地方向璇姑仔細說了。璇姑也覺他的方法很好。可以借此探得燕兒了。畢竟是什麼方法。且俟十四回再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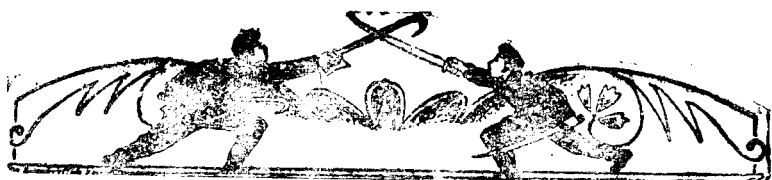
## 第十四回

提督衙燕兒出險 純陽廟狄老調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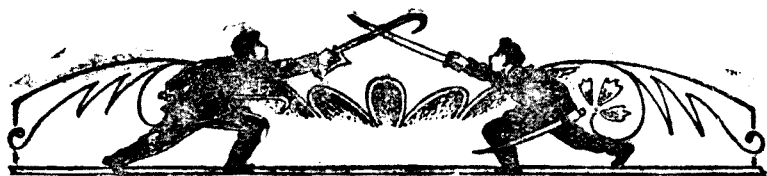
### 柳

星胆道。這計較不能說是很好。但除了這個。不易探出燕兒來。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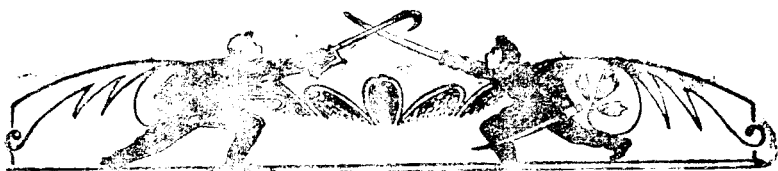
不宜遲。我們便照這計較行去罷。兩人同時又聳上院牆。忽然起了一陣呼火的聲音。星胆便向璇姑小語道。我們才想到這個意思。不料他衙門已失了火了。兩人飛也似的。向那呼火的地方遊去。不想那陣陣呼火的聲音。倒停止了。忽見眼前遊來一條黑影。星胆向那黑影打了個暗號。那黑影便應聲遊來。却是卞愛鳳。當向星胆璇姑低聲道。借一步說句話兒。兩人點頭會意。悄沒聲息的。遊到後院牆外。落下黑壓壓都擠在一株槐樹底下。愛鳳便向星胆璇姑說道。我到上房屋上。遊行到屋後。用一個珠簾倒捲架勢。從後窗向內窺探。見一個六十來歲的老頭子。坐在上房中



間一把虎皮椅子上。兩邊的護從一個個弓上弦。刀出鞘。氣象甚是威武。我知道這老頭子。便是濮繼唐。怕他人多勢大。不敢進去。下手傷他。便要轉身。找你們。再作計較。遊行離開了上房。就聽下面有人呼火。接着又見有個人遠遠跑得前來。剛是那裏的火。我着那人跑的脚步很快。倒有些兒本領。那人問了一會。才有人前來答應。說公子爺火已撲滅了。是廚上人不小心。灶後失了火。祇燒了一些柴木。沒有什麼大不了。我想那人決是濮崇虎。聽說火勢已滅。我留神看着他。要走到西首一處最高的樓房下。閃身便走進屋裏去了。我看那濮崇虎的氣派。我也不是他的對手。正想遊行到樓房上。尋找你們。轉身猛可見有兩個人在那邊院牆跳上來。我看那跳的支勢。只在一閃眼功夫。便上了牆。除了你們兩個這裏的人。那有此等本領。但想你們去探聽燕兒。如何又到那後院間落下重跳。



上院墻呢。莫非你們尙不明白。濮崇虎把燕兒絆禁在什麼地方麼。特遊行前來告訴你們一聲。此事看是怎樣辦法。星胆聽了訝道。照你這話講起來。濮崇虎是走到那最高的樓房。閃身便走進屋裏去了。我們曾伏在那樓房瓦脊下。靜聽多時。分明鴉雀無聲。沒聽得樓房裏什麼消息。我這說才想到濮崇虎將燕兒就關在樓下的房裏。他聽得外面失了火。匆匆跑出來。問是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仍匆匆跑到那樓下屋裏去。所怕燕兒已要順從他了。我們因在那樓房上。沒聽得半點消息。才到後院間竊竊私議。如今已得到一條線索。生死總該要去救出燕兒。方不負我們平時行俠尙義的胸襟。你是初出道的雛兒。遇事總該有些害怕。見了濮繼唐那種排調。不敢下手傷他。替仕途上剪除一大害。其實那些蠢蠢武士。在我輩學劍人眼中看來。也只當是一彙的鬥蟻。做武官的人。能有多大本領。



如何比得山林中隱逸之流。憑你的能耐。沒有不能結果他。你儘可放大了胆量。初出茅廬。我們要讓你佔個頭功。你若再存著害怕的心腸。做事要落人後。不是我姓柳的喜歡責備賢者。這種辱沒師門的事。豈是學劍人肯丟這樣臉。你得了手。就到悅來旅館裏等候。我們得手前去。好連夜回到平遙。再給姓吳的父子了賬。璇姑道。要得了手。連夜趕回平遙。恐怕天色已亮。不好下手。傷害濮家父子。我的計較也要迎合真師叔的意思。刺殺濮繼唐這件頭功。自然仍讓鳳妹妹獨佔。也替我們真師叔掙點面子。我就動身到平遙縣去。給姓吳的父子了賬。解救嵇燕兒。刺殺濮崇虎。這事却要柳世兄去辦。時間已是不早。大家趕快分頭辦理。請鳳妹妹不用害怕。你的能耐。如不能在萬馬營中。取上將首級。如同探囊取物。我們決不肯使你冒這種危險。星胆也以璇姑的心想不錯。點了點頭。便是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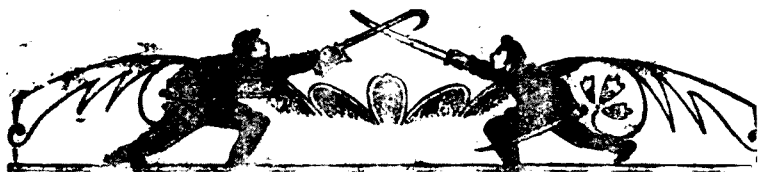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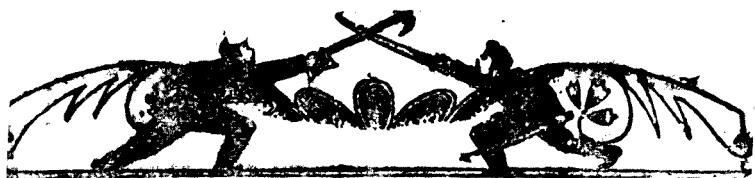
鳳聽星胆適才對他說的話。像煞很有點道理。自然放開胆量。也隨口應允了。大家分道揚鑣。各幹各的勾當。誰知璇姑這樣計較。雖然是便宜行事。就中難免發起風波。這且不去講他。單說星胆才轉到那間樓上。耳朵裏就聽得一陣捉刺客的聲音。把一座提督衙門。烏亂得不成話說。星胆看來這陣烏亂。料想愛鳳必然得手。斷沒有意外的變卦。看樓下屋裏。跑出了不少的人。摸不着誰是濮崇虎。心想定法須不是法。不若且將燕兒救到悅來旅館。等候愛鳳前去。改日再來給濮崇虎了賬。掉轉了這個念頭。悄悄下得樓來。看下面的人都奔到上房去。眼前只沒有一個。探身走進屋門。也不見人在那裏。西邊房裏燈燭輝煌。有女子的聲音。在裏面痛哭。星胆早想到這女子當是嵇燕兒了。喜得非同小可。一閃身走進房來。只一看。倒把星胆愣住了。看燕兒一絲不掛寸骨寸傷。綁在一張軟床上。



哭得珠淚迸流。那床的造製生平沒有見過。把燕兒擲得渾身像個大字。伏伏貼貼緊着在那張軟床上。暗罵濮崇虎這種渾蛋。他在這樣的床上。不知做破了多少烈性婦女的貞操。這種人不死。世界上就沒有因果報。應。旋說旋向燕兒道。嫂子當是余家小娘子了。事有經權。請嫂子不用怪我粗鹵。我是你丈夫第一個好朋友。你只當我是你親兄弟。前來救你出險。說著早給燕兒割了綁繩。催他穿了小衣服。就將他負在背上。燕兒兩足分貼在星胆兩腰眼間。兩手按着星胆的頸項。星胆反用兩手將燕兒腰後鎖定。閃身出了房。借用他運氣飛騰的功夫。向悅來旅館飛去。及至濮崇虎察覺時。星胆已是到了悅來旅館。進了十六號房間。人不知。鬼不覺的。虛掩了房門。將燕兒安然放在床上。低聲說道。這地方是旅館。你不要咽泣。別人聽了不方便。停會等着姓卜的小姐回來。便送你回綿山去。




同你父母丈夫會面。燕兒咽淚道：「你是我丈夫的好朋友，我平時聽我丈夫說，曾交過像你這樣人的朋友。他說是個劍仙劍俠，所以我被你解脫出來。毫不疑慮你的心懷難測。我也只當你是我的親哥哥。我兩番三次，雖僥倖沒有被野心狼子糟蹋了我的貞操，却經過這樣羞憤，能得與我丈夫相逢一面，叫他的心知道我做妻子心性還好。我死也可瞑目。星胆勸道：「勸嫂子要暫忍羞憤，要明白禮有通變，事有經權。昔日大禹王裸體而入夷狄，究與大禹的貞操無傷，便令嫂子不幸損失了貞操，但沒有損失了心的貞操。還是對天無愧，對人無忤。何況嫂子並未損失這身體上的貞操呢。我是胸懷磊落，多不拘乎男女嫌疑。嫂子更不必因這點芥蒂，便胸中梗塞難開。燕兒聽他的話，便不說什麼了。星胆在房裏等了多時，只不見愛鳳回來。這才有有些兒焦急，心想難道他沒有得手，反落到人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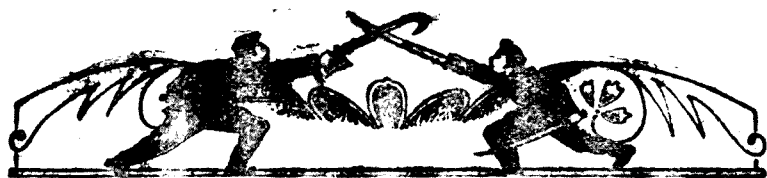
手裏麼。怎地約定了地址。他直到這時候還沒有回來呢。想了想。便向燕兒說道。你且安心睡在這裏等一等。我去看看卞小姐。就來送你回綿山去說罷。便出了房。回手將房門反鎖了。也不去知會旅館中人。仍運用他的運氣飛騰功夫。飛落在提督衙署。蛇行到了上房屋瓦上面。探身下來。伏在東邊窗下竊聽。似乎有一個很蒼老的聲音說道。想那女刺客的來歷。決不平常。問來問去。只問不出他的實供。看他倒很與劫掠燕兒的事情有關。爲父且將他關起來。等待明天三更向後。再解來拷問。問他和我們罩門中人。有什麼過不去。無端要對我下這樣的毒手。接着又聽一個少年男子的聲音說道。青鋒秋月兩柄劍。已到了馮師叔那裏。不怕有人來同我們父子爲難。不過燕兒被人劫去了。孩兒只恨沒碰到劫取燕兒的那個囚攬。給他個紅進白出。這女子關押在衙門裏。怕不大穩當。




不若明日夜間將他解到恆山。且禁在馮師叔那裏。再作計較。星胆聽到這裏。老大吃了一驚。料想今夜要再救愛鳳出來。已有顧此失彼之勢。濮家父子。却都練過一身的單功。更不易下手刺死他們了。不若且回旅館去。正想到這裏。又聽那很蒼老的聲音說道。將他解到恆山。倒不必多費。這一番手續。你那個馮師叔。也是個色鬼。若見這女刺客好模樣兒。他們兩個搭上了手。轉同我們翻臉。青鋒秋月劍又落在他的手。我們如何敵得過他。那就糟了糕了。以後却聽不出什麼了。星胆也不再在那裏窺聽。仍然回到旅館。看那十六號房門。已是大開大放。進房去一看。在一盞燈光之下。看那燕兒只在那裏。一見星胆進來。便說道。這裏掌柜的是個混帳不堪的東西。從你出去時。他開了房門。百般的來調戲我。說我是你拐來的。瞞不過他。掌柜先生的眼。我說那是我的哥子。因為陷落盜窟。被他救



得回來。我那哥子是一位大劍俠。他救了我。又和他同來的人。到城外去殺強盜了。我哥子的本領。來無影。去無形。大的了不得。你要轉我的念頭。看你有幾個頭。夠殺。掌柜的聽我這番話。以爲奇事異聞。却嚇得屁也不敢再放一個。出房去了。這地方真不能久住。請你做情做澈了。就送我回去。見我的丈夫。省得無事再討麻煩。星胆道。鼠輩本不足污我刀劍。我送你回去罷。說著。便將那掌柜招呼前來。說道。你這個老混帳。胆敢前來調戲客家的妹子。真個色胆如天。死罪可知。但不懲戒你一番。你就看我們外鄉人。是容易好欺負的。說完了。便抽著青霜寶劍。劍還沒有抽出鞘。早見一道劍光。著處。那掌櫃正想要走。覺得劍光著在腦後。吮咬一聲响。心裏更是吃了一驚。看星胆並沒有追來。一口氣奔到了前廳。不住用手在頭上撈摸。有人譏笑他。說他背後被人剪了一條小辮子。掌柜的方才恍



然大悟。知道這頭顱並沒有損壞。方才把心神按定了。這也不用細講。且說星胆連夜將燕兒馱到綿山。且到余作舟住宅看時。門外已上一把鎖。分明裏面是沒有人了。心裏好生驚訝。由燕兒說明地址。到嵇家去。嵇家的大門已關。星胆便敲開了門。直到中堂。看見璇姑同作舟。並及一個老叟。一個老嫗。在那裏談話。大家相見之下。說不盡無限欣喜與悲哀。璇姑說是在平遙縣衙。已得了手。將吳俊父子腰斬在床上。臨行時在縣衙裏留下自己的姓名。不致把這兩條人命牽涉無辜。覺得這件事做得很痛快。作舟也因他父親的大仇已報。燕兒已完璧歸還。看來綿山地方。不是他們安身之所。要到別處營生。只是無處投奔。却要求星胆璇姑兩人替他設法。嵇太太把燕兒替他加穿些衣服。抱著寄生兒。讓他親熱了一陣。問他乳上的傷。是赤鐵烙的。臀上的傷。是開水澆的。渾身血肉模糊。傷處




很多。都是皮鞭子抽打的傷。心裏好生痛惜。燕兒却說他祇要得保全這清白的身軀。旁的事就吃點苦頭。也算命中註定的磨蝎。何況余翁雖死。大仇已經報復。又得他這個賢孝的媳婦。雖蒙大難。沒有玷辱余家的門牆。一死也當含笑泉下了。也怕受官裏的囉唆。這綿山再棲身不住。也想要求星胆璇姑兩人。不但替他們一家三口設法。還要保全娘家。不致受殃及的危險。嵇太太也將燕兒這樣話。去向星胆璇姑兩人要求。嵇翁却說道。日間我打點到省城去。路間遇見那個師太。他在我面前。現出他的法力來。說。包管他能救我女兒出險。我只把那師太當做是活菩薩。回來我女婿已到我家中來。說。已有人準許給他父親報仇。將我的兒救脫出險。這人便是當初贈他金銀的那位大劍俠。如今我女兒已被這位大劍俠救回來了。女婿的殺父冤仇也報復了。只不打算那師太就是這位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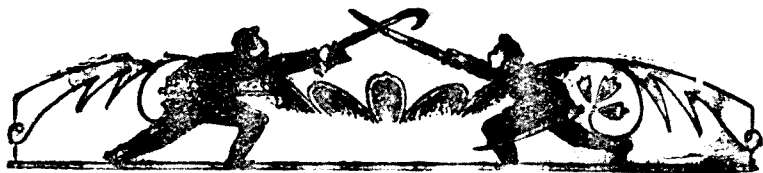




俠同道中人。他雖沒有救出我的女兒。實踐前言。但他知道已由人出來辦事。用不着他老人家親自出馬了。不過聽這位劍俠說他老人家有個女弟子。今夜被陷督衙。來不及便行解救。那師太却毋從知道。他們在明天。還要到山西去救脫那位女徒弟。縱毋暇始終顧全我們兩家平安無事。也當給我們想個好法子。才是大丈夫救人有始有終的行徑。星胆聽了回道。這件事本毋須你們兩家請求。我們總該有個善全辦法。不過怕你們戀土難移。那就叫我們無法可想。作舟同我師傅。本有師徒的緣分。我師傅却未必肯放他遠去。你們肯離開家鄉。我回去見我師傅。要求他老人家派人將你們送到羅珉山。穆太太那裏居住。穆太太待人甚好。那裏房屋又寬大。比你們住在綿山舒服。你們可願意去麼。我就去見我師傅。派人送你們前去。衆人都說願意。星胆璇姑便帶着余作舟。轉回石洞。



見了狄龍駿。稟說了一大篇。狄龍駿便派彭林。借用他剪紙爲人的法術。將嵒余兩家人口。暫送到羅珉山那裏居住。這也不在話下。到了第二日。狄龍駿先到黟山。見過穆太太。晚間回來。將星胆璇姑。邢柱三人。喚進了房。劈口先向邢柱問道。吳太太說有個人。陷落在那地方。派你前去解救。你不可違拗我的命令。快去救他脫險要緊。畢竟邢柱怎生回答。欲知後事如何。且俟十五回再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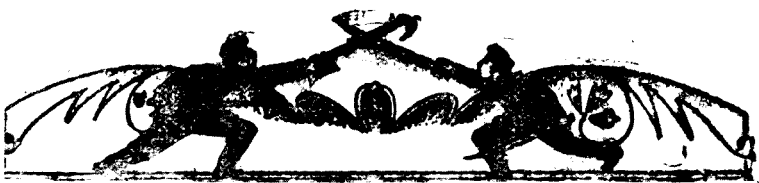


## 第十五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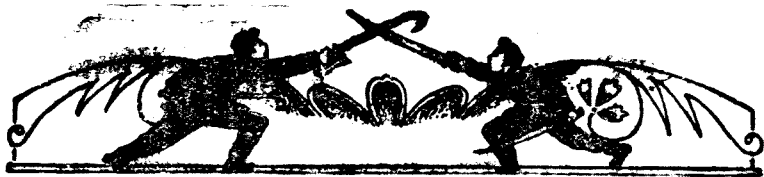
挨毒打英雄落水 吐真情怪俠輸心

邢柱當向狄龍駿問道。是什麼人。陷在什麼地方。師傅要救他。一般

師兄師弟。本領也有在弟子之上。師傅不派他們。却派弟子往救呢。狄龍駿道。這個人由吳太太說。已從山西省城解到恆山。你到恆山。自會將他救出來。邢柱一聽這話不好。心想恆山那地方有個馮起來。憑慧師太那們大的本領。尚不敢同馮起來交手。我的真功夫很有限。恐怕此番到恆山去。空自送掉性命。仍然救不了人家。從井救人的事。我沒有不願意去做。但要救得好。才算無罪。若救得不好。自己送掉性命。不打緊。反使敵人有了防備。叫人家不易脫險。那還了得。邢柱是這們想着。狄龍駿看他顏面上有些踟躇起來。便正色道。你不到恆山去救卞愛鳳小姐。更教我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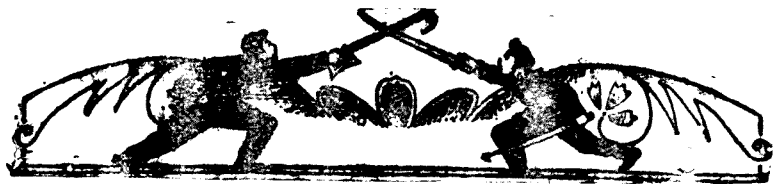
誰人去救。若是到恆山救的另一個人。我門下的弟子。儘可隨意派他們前去。毋如失陷在恆山那地方的是卞小姐。你不前去救他。你好忍心使卞小姐死於非命。你要明白。老夫叫你去救卞小姐。一不要你同馮起來動手。二不要你去翻監獄。你只說卞小姐是你的妻子。卞小姐若死。在勢你不能獨生。千萬不要說出你是我的徒弟。自然馮起來放出卞小姐。成全你們的一段良緣。那柱沒奈何。只得連聲答應。接著狄龍駿又向星胆璇姑吩咐道。你們此後便住在我這房裏。出門也不許離開我左右。要在這心上練功夫。把這顆心練得死定了。才免得十一月初三那一夜的危險。星胆璇姑都說遵命。狄龍駿吩咐完了。便揮手叫那柱到恆山去。那柱便來要求呂寧。借了他的飛行符。當日到了恆山。只不知馮起來住在恆山什麼地方。懊悔當時沒向師傅問明。在恆山訪問多時。不但沒訪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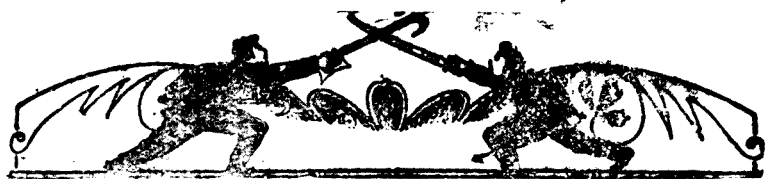
個馮起來。連姓馮的人家都沒有。到了晚間。邢柱在一個小村店舖裏。吃了一些飯菜。便匆匆走出門來。忽然有個堂倌。一撒步便將他的衣領拉住。那種攢拳豎目的樣子。實在叫人坍不起這個台。邢柱也不由有些冒火。却向那堂倌笑道。我與你今日無冤。往日無仇。你爲什麼拉住我的衣領不放呢。有話也該向我說個明白。堂倌睜大着眼珠罵道。那裏來的野人。吃了飯不給錢。就走了麼。邢柱方才恍悟過來。用手向衣袋裏摸着。可是那隻手在衣袋裏摸來摸去。再也伸不出來。原來衣袋裏一文錢也沒有。了。心裏不由有些恟惶起來。又笑向堂倌說道。吃了飯。沒有不給錢的道理。我不狡賴你的飯錢。請你賒一賒。改日自當加倍奉還。你放心。我們過路人。不肯留下這筆來生債。堂倌道。不行不行。你沒有錢。就有衣服剝下來。也抵擋得飯賬。邢柱沒奈何。連聲說是可以。可以有衣服也抵擋你。



的飯錢。正要脫着衣服。忽然從前面走來一人。向邢柱面上一望。問明情由。便從身邊取出些零碎銀子。交給那堂倌手裏說道。你們這飯店。難道是天王爺爺開的。快把銀子拿去。向這位客官陪個不是。堂倌見有了銀子。登時轉換笑容。向邢柱連連招陪不迭。並說這裏的銀子還多幾分。就請這位爺賞給小人的小賬罷。那人也不理他。拉着邢柱走出山村。旋去旋問邢柱說道。像老哥這種人。在我眼睛裏看來。有根器的。畢竟和那些庸夫俗子不同。既是沒了盤纏。我當奉送些銀兩。路間不好說話。老哥可否去寒舍坐坐。邢柱道。承老兄的情。給兄弟還去飯帳。應得去府上請安。但兄弟此番到恆山來。要訪一個姓馮的。只是訪不着。兄弟深悔徒勞。這一番跋涉。那人道。老哥要訪那個姓馮的。何妨說給我聽。邢柱道。我訪的那個姓馮的。就是你們恆山的馮起來。那人道。你同馮起來有仇麼。邢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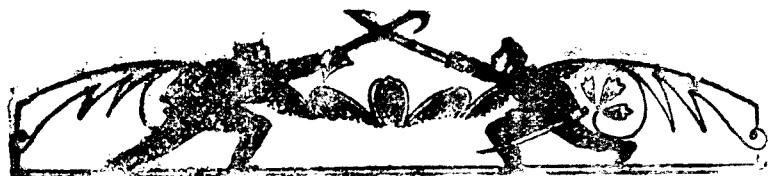


道。沒有仇。那人道。你可認識馮起來麼。邢柱道。我不認識。那人道。你不認識他。訪他何來。邢柱道。兄弟出外訪師。南北也走過好幾省。只訪不到有個人可以做兄弟的師傅。聽說恆山馮起來。學得一身罩功。本領大的了不得。我到恆山。特地拜訪他。做我師傅。求他傳我幾手好的本領。那人哈哈笑道。你當着馮起來問馮起來。可不將人牙齒笑掉了。邢柱聽見這話。更不怠慢。便在路間撲的翻倒虎軀。向馮起來拜個不住。道。踏破鉄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弟子實不知便是馮師傅。冒昧之罪。要求馮師傅原諒。馮起來忙將他拉起。說道。你姓什麼。是那裏的人氏。邢柱道。弟子姓邢名柱。是太華山的人氏。馮起來聽了。把眼睛翻了翻。也不說什麼。帶着邢柱走過山那邊。便到了他的家中。邢柱看馮家是個農民人家的模樣。石墻茅屋。也有十來間。屋裏的陳設也很簡單。馮起來等邢柱坐定。含笑



問道。你真個姓邢。是大華山的人氏麼。邢柱道。弟子寄父姓邢。住居太華山上。弟子從寄父姓。故取名邢柱。其實弟子是真隸的人。姓魯。先父諱達。也是直隸道上的。一名劍俠。馮起來聽了。笑道。我的眼力果然不錯。看你神情模樣。雖在星月光輝之下。也看得明白。如同我恩師面孔上印下來的一樣。果然是我師弟來了。我告訴師弟。我的名字。怎麼叫做起來呢。就是恩師給我起的。我原名馮羽。是恆山的人。八歲的時候。父死母不在。被賣解的拐到直隸。逼我練把式。苦練了一年半。我能在馬道上。把馬打得跑起來。我在馬身上。做那猿猴獻菓。金雞獨立的種種名目。馬道旁邊。放著五六隻大小的碗。我在馬上一翻身。能用手將道旁的碗。一個一個抓起。一路賣解到了保定。就這點兒把式。着實掙了不少的錢。到得保定。打了個場子。連演兩天。第一天我抓了六隻大小的碗。看的人說我年紀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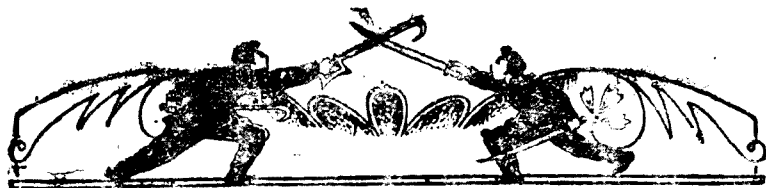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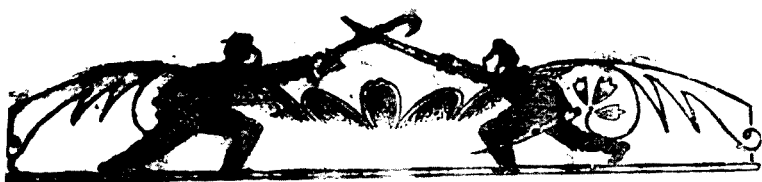
居然有那些大的本領。沒有個不喝彩。不爭着捨錢。第二日。我因冒了些風寒。身上有點不爽快。稍爲玩忽些兒。馬道旁六隻碗。祇抓了五隻。看的人也沒有說我這把式不好。可恨那個拐我的鉄鎚孫老五。等我練完了把式。就向我冷冷一笑。下場後。回到船上。便把我網起來。打得我皮開肉破。寸骨寸傷。還在傷處用雞毛洒了多少的鹽滷。像我挨他這樣毒打。也不知挨過多少次。打過了。我的傷勢便沒養好。還要勒逼到場子上跑馬。替他掙錢。不許我將打我的話。告訴人家。並逼我挨過打。練把式。還要精神抖抖。不能露出絲毫受傷的樣子來。這次在保定實在被他打得厲害了。趁他個冷不妨。向河心一跳。隨波逐流。也不知流有多遠的路。被人打撈起來。將我救醒了。問明情由。那人很將鉄鎚孫老五申斥了一頓。砍了他五個手指。不許他再到保定地方買解。便將我收留下來。傳授我的



武藝不上一年。那人却是死了。只撇了我這個沒腳蟹。那人便是我的恩師。你的生父。在我師傅死的時候。師弟師妹尙在襁褓。不知被師傅將你們送到什麼地方去。我被恆山一個遊客。仍將我帶回恆山。輾轉做著農工生活。我的年紀雖小。一個人能做幾個人的生活。後來碰到個空巖和尚。看我有點根器。便帶我到濮老師那裏。學了這一身的罩功。濮老師死了。我仍舊回到恆山。租了人家幾十畝田。雇用幾個夥計。務農爲業。其實務農不過是遮掩山中人的耳目。我原不靠着耕這幾十畝田。養活着我。現在我有個師兄濮繼唐。在山西省中做了提督。濮繼唐就是濮老師過房的嗣子。我不想到他那裏做官。却隱居在這深山之中。自然我有我的用意。不過我常想起恩師的救命之恩。使我無從報答。又不知你兄妹在那裏。更沒處訪問你們。難道今天有緣相會。這很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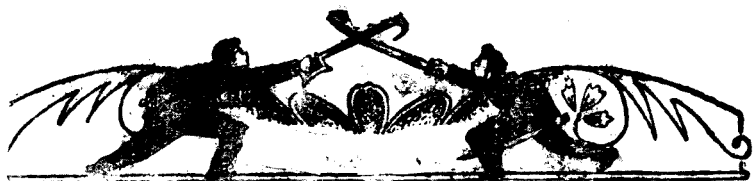
是我的師弟。我何能欺蔑恩師。收你做我弟子。至於我的功夫。將來你看  
得不錯。我儘可教給你。我們是師兄弟。彼此也該得些切磋之益。邢柱道。  
既如此。我就尊你一聲師兄了。師兄那裏明白。我小時寄養在邢家。自我  
寄父死了。我是喜歡練武。東漂西蕩。直到現在還沒有什麼長進。較諸師  
兄。奚啻天壤。起來道。我向來少在江湖上走。凡有江湖上的情事。我都不  
願預聞。以為那些事與我並沒有關係。就聽了也隨聽隨遺忘了。不過我  
尚有兩個仇人。聽說這兩個仇人。現在綿山狄龍駿那裏。據濮織唐的兒  
子濮崇虎得來的消息。那兩個仇人。要在十一月初三日。在綿山石洞結  
婚。並且那石洞裏。濮崇虎在五日前。曾去探過一次。因為那時石洞中人  
都出去了。洞中空無一人。濮崇虎沒有看見那仇人的面目。這件事你不  
知道。邢柱道。大師兄的仇人是誰。那人怎同大師兄有仇呢。馮起來道。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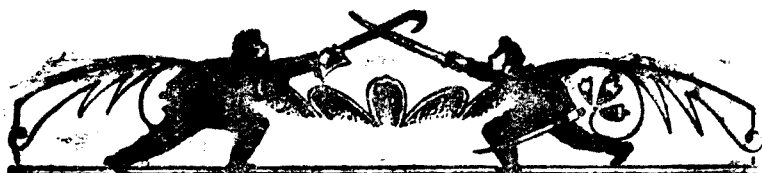
在江湖上奔走的日子很多。你知道那幾個最有資格。邢柱隨口說出幾個來。邢柱道。那些人雖薄有一點名氣。向在我眼中看來。直無異乎酒囊飯桶。我所說最有資格的人。也很有限。安徽黟山有個吳太太。綿山有個狄龍駿。並同他的徒弟癩梨頭印曇。以及山西太原方繼武的兒子方光燮。光燮的妹子方璇姑。安徽的柳星胆。星胆的妹子柳舜英。這都是狄龍駿的徒弟。還有個老尼姑。我不知道。他是那裏的人。有多大的本領。前天到我們恆山。掘去一個荷人。我雖沒將他荷人奪回來。倒領教他的本領。不過他同我有了血氣之爭。一時忍不住。想下手傷他。過後思量。究竟我同他沒有深仇異憤。何苦再去尋他。在江湖上妄結下一種的冤仇呢。所有切骨仇人。就是那狄龍駿的徒弟柳星胆。和方璇姑。這兩個人你可認得。邢柱道。聽是聽見有人傳說過的。不知他們爲人脾氣好壞。請問師兄。



怎同他們有仇呢。馮起來聽了。忽然笑道。你畢竟可認識他。邢柱回說不認識。馮起來道。師弟。你想我方才是對你說的實情。邢柱道。同然是實情話。馮起來大笑道。師弟可算一個戡子。我的話却有一半不是實情。老實告訴了你罷。你去後的歷史。我知道很詳細。適才的話。一半是同你鬧着頑的。江湖上有什麼事情。過後不易瞞過我的耳目。難得師弟給我恩師。及葦渡老和尚報了仇。殺了那個寤生道人。我所不能做的事。師弟却做得。這總由師弟的純孝心腸。得來的好果。非我敢望項背。便是師弟投入狄龍駿門下。也有師弟的道理。星胆璇姑和你是同門師弟。怎麼對我說出不認識的話來。他們這兩個。同我自己並沒有什麼過不去的冤仇。祇是空巖和尚。死在他們兩人手裏。我平時感激空巖和尚提携大恩。同感激尊太爺救脫的盛德。是同一的肝胆。我得了空巖遇害的消息。久



想報仇。找星胆璇姑兩人了賬。畢竟他們都煉的是童子功。又有青鋒秋月兩枝神劍。這兩枝劍是我們罩門中人的對頭星。當日空巖和尚就死在這兩枝神劍之下。這些事你也該曉得。我到山西境界。在提督衙門裏聽得他們成婚的時期。好不歡喜。因為練成童子功的人。不拘你有多大的本領。多大的氣力。那下手都不能傷害他們分毫。他們成了婚。都非童貞的身體。這已經練成的童子功。就沒有大不了的功用了。我在那時冒險去傷害他。祇要我手眼來得快。趁他來不及祭起青鋒秋月兩枝劍來。未嘗沒有一些把握。天幸那一日。山西某縣防營得來兩枝小劍。獻上濮繼唐據獻劍的人說。他們在夜間洗開大炮。陡然空間有兩道電光。被大炮轟得墜下來。却是兩枝小劍。看那枝劍柄上。嵌着青鋒兩字。這枝劍柄上。嵌着秋月兩字。他們也聽說這青鋒秋月。是兩枝神劍。獻到提督衙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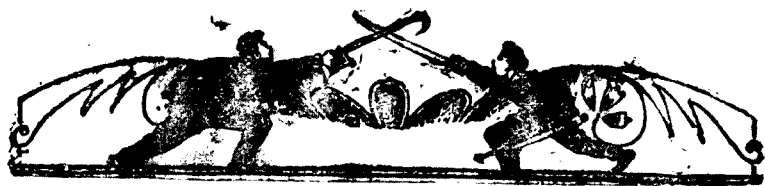


邀賞。濮繼唐賞過獻劍的人。對我說及此事。我要向他討這兩枝劍。他父子的能耐。只及不上我。又知道我的脾氣。他們不會祭劍。便放在身邊。又沒有用著。祇要這兩枝劍。不落在敵人手裏。便給我討去。我也不會祭劍。翻臉同他們父子爲難。落得做個人情。將這兩枝劍暗暗的交給我。省得把這獻劍的事。傳揚出去。惹動敵人。到提督衙中的盜劍神劍。已到了我身邊了。我想在星胆璇姑兩人成婚之後。前去下手報他的仇。即令他們移期。也終有成婚破身的一日。空巖和尚的殺身大仇。我終須得能報復過來。邢柱道。師兄的話。自是不錯。小弟再也不敢隱瞞。星胆璇姑。當日殺死不空和尚。是報復他們的不共戴天之仇。追原根始。其曲不在星胆璇姑。而在空巖和尚。師兄又何苦給萬惡的空巖報仇。枉想謀殺好人呢。馮起來正色回道。各盡各的心。各做各的事。無所謂惡。無所謂好。亦無所謂



曲商。師弟不是前來給他們作說客的。正不必過問這件事。便過問也沒有用着。師弟不妨把來的意思。從實對我說明。我總可答應你。也算報答我恩師當日救度我一場。請師弟就將來的意思告訴我罷。邢柱便準備將來的意思向他說了。畢竟邢柱是否救出愛鳳。且俟十六回書中再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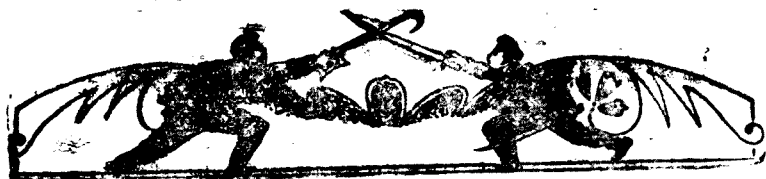
## 第十六回

彩鳳雙飛新婚傳韻事 靈犀一點深夜遇仇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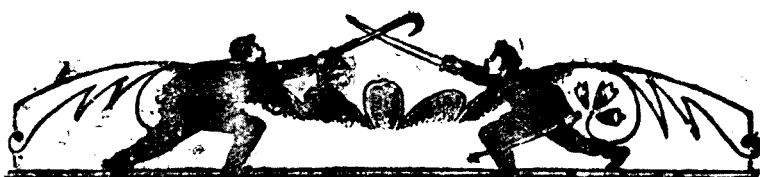
**馮**起來要求邢柱將來意從實說明。邢柱道：我總算是同門師兄弟。有話儘可剖心相示。小弟有個未經完娶的妻子。這人便是劍門山真師太的弟子卞愛鳳。現被拘囚在師兄這裏。乞師兄看先父分上。放出卞愛鳳。使小弟得有妻室。不致斬落魯家一綫宗祧。豈但小弟沒齒不忘。便是先父死在九原。也都欽服師兄的胸襟肝胆。如果師兄不肯推情。將來愛鳳有了不測。小弟也不願獨生。說到此際。咽喉也哽咽了。眼淚也流下來了。馮起來聽了。笑道：對呀對呀。晚間黟山吳太太前來。對我講的話。一點不錯。不愧他是江湖上的一尊女菩薩。老實說你聽。我當先不知道。黟山有個吳太太。今天傍晚時候。他到寒舍來訪我。很在我面前。顯出他的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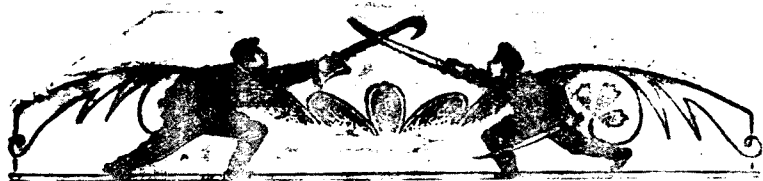
本領。他講的話。又句句穿透我的心胆。我此刻放下愛鳳給你回去。一半看在你分上。一半也看在吳太太分上。說著。便轉身入內。不多時。帶上一個愁容滿面的女子來。指着邢柱向那女子笑道。這是你心愛的丈夫。邢公子。我們罩門中人。同姓柳姓方的有仇。同別的江湖上男女英雄沒有仇。卞小姐放心。隨你心愛的丈夫回去。這是我看在先恩師和吳太太分上。算不得是江湖上有本領人。結交有本領人的一種手段。愛鳳由不向邢柱乜了一眼。心裏有無限的話。要問他。只是這些話。請問叫他如何措詞法。也只住着頭不說什麼了。邢柱便謝了馮起來。帶着愛鳳出來。一路便回綿山。曾向愛鳳問道。據柳世兄說。小姐不是監在山西提督衙中的麼。怎地又押禁在恆山呢。卞愛鳳道。我隨你飛了這們遠的路。究竟我同你會面。還是第一次。你究竟是不是邢公子。邢柱道。真菩薩面前。不敢燒



假香。兄弟便是邢柱。愛鳳道。你這是什麼話。我是真菩薩。你不敢燒假香。我是假菩薩。就沒的吃你騙了。更惹得江湖上人笑話我。邢柱道。你只相信我的話不錯便了。真的一個邢柱。又如何假得來。旋說旋將狄龍駿令他到恆山解救愛鳳的先後情形。子午卯酉。告訴了愛鳳。愛鳳聽罷。心裏也很歡喜。便向邢柱說道。昨夜我去督署。要刺殺濮繼唐。誰知他學得一身的罩功。身體又練得非常矯捷。不但沒有得手。反吃他生擒活捉。苦苦拷問我。同他有什麼過不去。竟敢下他這樣毒手。我咬緊口供。打死我。我也不招承。便將我關起來。誰知到了四更向後。他們父子又把我提出來。却不用再拷我了。用好話對我說。任如何要求我。對他吐說真情。我的性格。最是服軟不服硬。他硬逼我的口供。是辦不到。他不硬逼我。他一提起。就毋須動刑。我並不狡賴。狡賴的。須不算得個俠女兒。便把我的履歷。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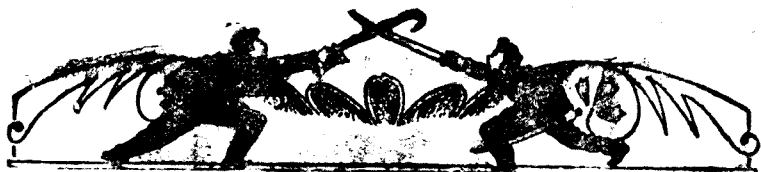
及前來暗刺的緣故。對他們約略說了。濮繼唐父子低聲商量了一陣。我也不明白他們商量些什麼。便由濮崇虎借用他的馬甲符。將我連夜送到恆山。他見過馮起來。耐耳說了一陣話。便去了。我心中惴惴甚不自安。馮起來將我關閉在一間靜室。也不對我表示什麼。我只盼殺了。那裏得有個知心人兒。會到恆山來。救我出險呢。不想到了晚間。馮起來便來向我說道。你是劍門山真師太的弟子卞小姐。真師太向來同姓濮的。井水不犯河水。沒有結下冤仇。是你誤聽星眉璇姑之言。謀刺濮繼唐。並非真師太出的主意。真師太這個人。姓濮的。同我沒有會見過他。他縱不知道我們。我們早聽得他的大名。在山林隱逸之士當中。要算得一尊活佛。姓濮的。沒知道你是真師太的徒弟。要强奸你的身體。處死你的性命。你如何逃得了。既知你是真師太的徒弟。却要赦免你一遭。落得同真師太結



成好感。省得在江湖添加一個大敵。不過他們又覺得縛虎容易放虎難。縱有心要同真師太結成好感。又怕你在真師太面前。說他們的壞話。左思右想。才將你送到我這地方來。並求我不可見色思淫。下手玷辱了你。要我將你送到劍門山。對真師太達說好話。彼此釋嫌修好。不致再聽信你的言語。我向來雖然好色。但也要會清脚步。不肯胡亂糟蹋良家的女子。濮崇虎怕我下手玷辱了你。這真算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日間不便送你回去。方才有個安徽黟山的吳太太前來。憑他一身的信用。担保真師太斷不因這件事。聽信愛鳳的話。同你們罩門中人。發生惡感。並說不用我將你送到劍門山去。自有綿山姓狄的徒弟。邢柱前來。討取他這個未經完娶的妻子。愛鳳說到此處。面上覺得暈紅了一陣。便噤住了。邢柱忙促道。後來馮起來又對你怎樣說呢。愛鳳道。馮起來又接著向我說。



道。我本來要送你到劍門山去的。聽說你是綿山姓狄的徒弟。倒有些踟躕。不肯答應了。因爲我那兩個仇人。也是姓狄的徒弟。邢柱是我的師弟。若非投入綿山姓狄的門下。同我那兩個仇人。做了同門師兄弟。我又落得做個人情了。吳太太却看穿我心裏的意思。却向我說道。星胆璇姑這兩個孩子。姑母論你同他們有仇。這曲直在誰。但你感激空巖和尚提携的恩情。聽說空巖死在他們兩人之手。便存心把星胆璇姑。當做是不共戴天的仇人。這也是你心地純一。我不願同你嘵嘵爭辯。奪你的志願。不過有兩句古語說得好。冤有頭。債有主。你同星胆璇姑有仇。同姓邢的沒有仇。同下家的孩子更沒有仇。若是這樣遷怒尋仇。論你本領再大些。你們單門中人。孤立無援。免不了要受報復的。我聽吳太太這話。很有道理。祇好一口準許了他。就此吳太太便向我告辭了。臨行的時候。叫我到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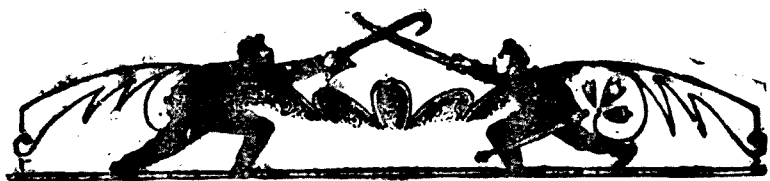


邊去。等候姓邢的前來。我今夜要放你回去了。却是一半看在吳太太身上。一半看在你師傅分上。我就去山那邊。等候那姓邢的前來帶你回去。果然他去後。有了一個時辰。便將我帶出來。同你會面。真個放著我跟你出去。謝天謝地。這可好極了。邢柱笑道。他對你說。有一半看在吳太太分上。一半看在你師傅分上。對我又說。一半看在我先父分上。一半看在吳太太分上。這是他們在江湖上慣會做見面人情。對什麼人喜歡向什麼說好話。其實一半是發於天良。一半是顧全外交的靈便手腕。兩人回到綿山石洞。將這些話稟告了狄龍駿。狄龍駿聽了。訝道。不但吳太太金錢神算。寓有鬼神不測之機。並且他此行也慎重將事。真非我輩所及。邢柱既和愛鳳已安然回來。到九月十五那一夜。狄龍駿及吳太太慧遠真如。帶同他們的徒弟。並及親屬中有關係有緣分的人。到陰平虎泉寺去大




吃荷人。大家談及此事。都驚訝非常。那時星胆不急去救出愛鳳。在星胆本有星胆的苦衷。却好玉成了那下的良緣。雖然真如胸中已有成竹。可見天下事。大半難逃得一個天數。至於吃荷人的事。和本書沒有深切的關係。也就不再用再去畫蛇添足了。但是那柱愛鳳。就在吃荷人的那一夜。便由真如帶回劍門山。就在那裏成了眷屬。狄龍駿却曾吩咐那柱過了婚期。須在劍門多住幾月。再回綿山去。練習本領。這也不用細講。單說狄龍駿從那一夜領帶他門下的徒弟。回歸綿山石洞。在那柱婚期中。凡同道中人。有到劍門山去賀喜的。自然也有一番熱鬧。以後却更由慧遠出面。做了幾頭媒。將穆太太的丫鬟芸香。配了沈剛。韻香配了毛鞞。彭林的妹子彭棋兒。配了花明。這六人。是在九月間證成的婚禮。將富杏姑菊姑的妹子梅姑。許字慧遠的徒弟傑民。這兩人是等待將來證成婚禮的。





本該在此地交待明白。免得寫着雙劍締姻的事。將這一枝筆野了下去。又寫着這許多的間情。光陰易逝。那簷前的磚日。逝得像快馬一般。霜落深山。轉瞬又是嚴冬時節。那日是十一月初一日。狄龍駿在他的房裏坐了些功夫。便將星胆璇姑喚到面前說道。濮家父子和馮起來這三個人。是你們的大敵。但馮起來的人格。和濮家父子不同。卽如好色一途。姓馮的也知道會清一個脚步。並且不愛錢。不做官。更是濮家父子所做不到的。我常去同吳太太商量。姓濮的父子可殺。馮起來可赦。將來可以釋怨修和。他還能做我們的助手。不過我要殺姓濮的父子。不知他們罩門在什麼地方。青鋒秋月劍。又不在你們身邊。所以我且放他們多活幾天。遲早他們也有惡貫滿盈的一日。後天便是你們的喜期了。馮起來必在那夜。邀同姓濮的父子。同你們爲難。我已給你們對馮起來下過宣戰書了。



說你們一不用青鋒秋月劍。二不用遷移時期成婚。他們罩門中人。要給空巖和尚報仇。祇須他們三個人前來。找你們兩個。用暗箭傷人。同要人幫助的。決不是好漢。他若不來。你若避他。也不算好漢子。我給你們下過宣戰書。到了初三那一夜。我們師徒都出去。你們兩個人到房裏成婚。他們三個人必然前來。胡鬧一夜。論你們的造化。斷不致有性命的危險。但不知道你們心上的功夫。練到怎樣地步。星胆璇姑都回道。却比從前多了幾分火候了。狄龍駿卽向星胆說道。你們雖係我的弟子。實則我待你們同親生一樣。我用爲父母的心腸待你們。凡事總該不拘什麼形迹。星胆你附耳過來。我告訴你幾句話。你去暗暗將我的話。轉告訴璇姑。這話是我在吳太太丹書上偶然看到的。我還沒有這種經驗。說完了。星胆卽將耳朵湊上去。聽狄龍駿叽哩咕嚕說了一陣。星胆才欣然笑道。這真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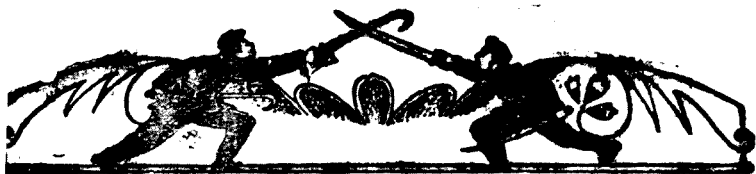
極了。馮起來和姓濮的父子。在我們成婚的時候。要下我們的手。我們若把這婚期延遲下去。或者是假意成婚。實際上毫無沾染。又惹他笑話。我們怕他。不算得是個值價的。難得丹書上有這個妙法。一則早成全我們的婚姻。再則不致吃那廝們笑話。這樣子就毋須要人幫助我們了。狄龍駿道。非是我不用人來幫助你們。實在我門下徒弟。有一大半沒有練過童子功。恐怕不但不能幫助你。反怕因幫助你們。遭了人家的毒手。不若我們都暫時走避開。料馮起來也是個值價漢子。除得邀着濮家父子前來。決沒用第三個人幫助。即令幫助的人再多些。你們練的童子功。沒有渙解也。奈何你們不得。狄龍駿說完這話。便出房去了。星胆便笑向璇姑說道。師傅告訴我的話。雖然這話有些礙口。但我不能不告訴你。違拗師傅的命令。何況你我已要成爲夫婦了。我有什麼話。不能對你公開。璇姑



低頭回道。正是的。你我毋論有什麼秘密話。誰也終不能瞞誰的。星胆也照着狄龍吩咐的話。向璇姑低聲說了一大陣。璇姑聽罷。臉上暈起陣陣的紅潮。蘭心蕙質。早已知道星胆話裏的玄妙。也不回答什麼。星胆道。我們到那時候。只在這心上用功夫。難得丹房上有這種巧妙的方法。祇依着這方法行去。不怕罩門中人。暗來下我們的手。兩人的話說完了。也就心心相印。到了十一月初三那一夜。他們所有結婚的儀節。都做完了。狄龍駿便帶領門下的徒弟。暫且離開石洞。且不欲遠離綿山。却都在山前後掩藏。星胆和璇姑吃完了交杯酒。一般師兄師弟。都不在山洞。也省却鬧新房的麻煩。早關了房門。兩人寬衣解帶。而玉體親偎。檀郎在抱。所謂天造地設。男女之間的一件情事兒。略具形式上敷衍一陣。褻中帶肅。並沒有什麼雨意雲情。一會。兩人仔細聽得屋上有些微的响聲。便穿好衣。



裏睡在那裏。嗚嗚小語。若不勝情。忽聽得藉藉作响。星胆璇姑便應聲而起。喝問是誰。誰字沒有出口。那兩扇房門早被踢得飛起來。馮起來已如風而入。後面却祇跟着濮繼唐兒子濮崇虎。兩人都是隻手空拳。並不帶有絲毫械器。便由馮起來劈口向星胆璇姑兩人喝道。倒算得兩個值價的。我伏在屋上。探聽多時。知道你們童子功已經渙解了。特來取你們性命。給空巖和尚報仇。看你們再能使出什麼本領。能逃脫我的掌握。旋說旋要向星胆打來。星胆道。且住。我們兩人。早知有人來給空巖和尚報仇。決不會逃躲。但我有話。也該向你們說個明白。再打。濮崇虎從旁說道。你有話。就趕快說。馮起來也回道。隨便你怎樣說。諒你們決然是逃不了。星胆道。你們着實已知道我們童子功壞了麼。除了童子功。沒有別種功夫。敢同你們較量麼。馮起來道。我又不聾了耳。瞎了眼。你看屋上的瓦。被我



們輕輕揭開一個窟窿。你就想到我。知道你們的童子功已壞。才來下你們的手。如你們有別種功夫。儘可和我抵抗。星胆道。我又贅問你一句。我們是捉對兒廝打。麼畢竟馮起來怎生答覆。欲知後事如何。且俟十七回再續。

## 第十七回

連理枝頭多情遭月妬 松林深處無意見神童

馮起來卽向星胆回道。在你師傅的意思。以爲我們罩門中人。齊來打你們兩個麼。那真淺視我們太不值價了。毋論我濮師兄衙門裏公務又很忙。沒功夫前來。並且由我一人前來。就給你們了賬。也用不著我濮師兄前來。我祇先同你捉對廝打。打死了你。再同這姓方的新郎郎算賬。濮公子不過站在旁邊。給我壯一壯聲威。除去你們想趁空兒逃走。我決不許他動手。星胆道。在你雖是這樣的意思。但我不得不向你問個明白。你要打我。我隨便給你打。不許姓濮的動手。再打人便打死我。我也決不回手。馮起來道。你說的話。把我不當個漢子。怎麼你由我動手打你。你決不回手呢。依我的意思。你先來打我三拳。我再打你三拳。你看以爲怎樣。




終不能空說幾句好話。說軟了我的心腸。想脫離我的手。所可了事的。星胆道。你是客。我是主。我得讓你先打我三拳。馮起來笑道。你又說這樣話。敢是這個淺視我的能耐麼。你要先給我打三拳。打死了你。做鬼也不用後悔。來。我先做個榜樣給你。看。旋說旋在桌案上。抓來一把銅質茶壺。在手中略一搓。便搓成一塊銅餅。星胆見了。也笑着說道。不用多說。就請你打來罷。說著。便將身子直挺挺站着不動。馮起來便連向星胆前心打了三拳。護心鏡都打碎了。星胆仍站在那裏。打了一個哈哈。馮起來聽他這一個哈哈打出來。打算他心緒受了重大的傷。才有此現像。當要氣絕了。也懶得在他臨死。再送他一脚。忙來轉問璇姑。忽然星胆止着說道。你已打我三拳。不給我打三拳。便行了麼。馮起來聽他忽然說話。轉噤得呆了。回視濮崇虎。看他祇拿兩眼。睨着璇姑。一句不發。馮起來祇得轉臉。把身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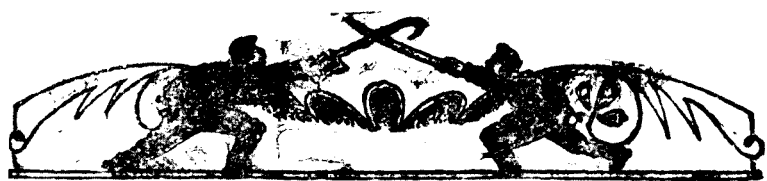
站定了。給星胆打。星胆道。我便打你三拳。也不能傷你。打傷你。已佔了上風。何必枉費氣力。討不了便宜呢。想你我本沒有直接深仇。如何用得着尋我們報復。不過望你不報復的話。是萬萬做不到的。同你這樣沒腦子的人。更不用講說是非曲直。祇是我們終年住在石洞間。你定要來同我們爲難。我也沒有方法。能使你不來。給空巖賊禿報仇。惟有在石洞裏等候你們便了。璇姑也起身說道。你沒有學過童子功。如何知道我們童子功的門路。死棋腹中尙有仙着。你要給和尚報仇。恐怕你這一輩子也報不了。休要再來自尋煩惱。給我們更佔了上風。使你們罩門中人。子子孫孫。在江湖上說不起話。良言盡此。去罷。馮起來羞忿得不知應如何才好。看濮崇虎要摩拳擦掌。來打璇姑。却被他丟眼色止住了。好半會。才向星胆冷笑道。好。你這次佔了我的上風。說我一輩子報不了你們的仇。我就



等候你們一輩子。看你們這童子功。保持到那一日。終能逃脫我的掌握。說罷。絕不踟躇的。帶着濮崇虎出洞去了。星胆璇姑也不追趕。接著狄龍駿師徒。回轉石洞。見是平安無事。都放寬心懷。來日清晨。星胆璇姑仍到他師傅丹房做工夫。狄龍駿暗暗向星胆道。何如呢。丹書上算沒有走錯麼。祇是這情事可一而不可再。你們以後。同衾共臥。總要處處隄防。罩門中人。來給空巖和尚報仇。眼前有這個仇人。也是你們練心的工具。星胆唯唯聽命。到了十一月初八日。光變舜英也偕成了花燭。這事與本書也沒有多大關係。沒功夫去細細寫他。單說星胆璇姑在結婚後兩三月期間。兩人同衾。向不涉及於亂。馮起來也帶着濮崇虎前來尋仇數次。每次總沒討得便宜。星胆璇姑曾在最後一次。留心察得青鋒秋月兩枝劍。沒有佩在馮起來身邊。幾次要想到恆山去盜劍。都被狄龍駿拒阻了。過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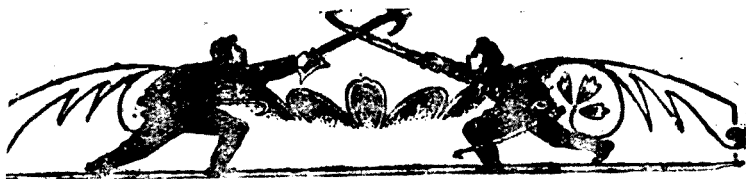
這兩三月。光陰去得好快。轉瞬看又到十一月初三了。却不見馮起來前來。也就把這防範的心思。漸漸鬆懈下來了。且按着不講。單說馮起來因數次到綿山去。報不了空巖的仇。心裏好生羞忿。每日午後。因心裏實在氣悶得難過。到山下隨意遊逛。照例在他門前一條石徑。向山坡下逛去。必從一座松林經過。這日剛逛到松林下。聽那林子裏有些聲響。仔細却聽出是兩孩頑皮的聲音。馮起來心想。可是作怪。林子裏那有人家的小孩呢。一時好奇心動。便走進林子裏。看時。看有男女兩個孩子。女的約莫十一二。男的似有十齡。都生得十分清秀。祇是那種頑皮的舉動。像有些獸頭獸腦。和沒了靈性一般。問他們的話。他們都不知道回答。哄他們也不說。嚇他們也不怕。馮起來心想。這男女兩孩。眉目間露出十分的精彩。怎麼會這樣痴不痴。呆不呆的。必有些兒緣故。再仔細觀察那男女兩孩。



的情形。忽然想起來了。這男女兩孩莫不是被拐子拐來的麼。江湖上有一種拐子。用迷藥將小孩迷失了本性。大略這拐子把兩孩拐到這地方來。預備向山村人家兜賣麼。但要找尋主顧。也得將孩子帶去兜售。爲什麼將孩子藏在樹林裏呢。忽然又想起來了。曾聽得濮老師生前談說過。拐販人口的人。他們手段很高妙。不容易破案。內部裏有種種的組織。及脫貨進貨的方法。他們在脫貨時。如果這地方有同行的人。儘去拜訪這同行的人。由這同行的人。經手給他脫貨。不過售銀若干兩。這同行的人。要坐地分肥。這地方沒有同行的人。須由自家出面脫貨了。却怕遇着和他們反對的人。想同他們爲難。不敢把貨物帶出來脫。祇打了個圖樣。暗給人家看。人家看得中意了。交割了賣身價。才暗暗帶領人家過貨。便有和他們反對的人。祇要他們手段秘密。不將貨色露了反對的人耳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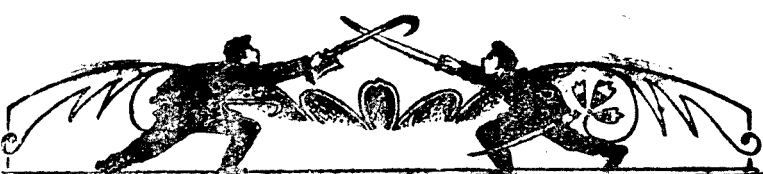
那人也無從知道。等他交割了貨物。銀錢到了手。遠走高飛。便反對他也沒有用着了。馮起來想到濮老師曾說過這樣話。便斷定這拐孩子的人。所以把孩子藏在樹林裏。必到山村去脫貨。儘用兩個孩子的圖像。不用抱孩子領到人家去看。心裏這一打量。看這兩個孩子可愛。更復可憐。自己膝下沒有兒女。將這兩個孩子收養下來。將來也算有了倚靠。但是這拐孩子的人。不可給他一條生路。再去拐騙別人家的小孩。便也守株待兔。站在林外。俟等那拐子前來。給他個臭死。也好出一出胸中的氣悶。等了好一會。却見山坡下跑來好幾個粗壯的漢子。竟跑到裏面尋找。一眼看到男女兩個孩子。像似尋找的人已找到了似的。便將兩個孩子拉出林子來。却被馮起來把那些漢子喝住問道。這兩個是你們家裏的孩子麼。那些人看馮起來問這話的神氣。來得十分嚴厲。他們平時又知道馮



起來的本領好。誰敢出言違拗他。便由爲首的一人向馮起來陪笑道。不瞞馮爺說。這兩個孩子。並不是我們家裏的孩子。馮起來不待他說下去。便爭先說道。不是家裏的。是拐來的。看大爺性起。且給點厲害你們看。那人回道。我們都是山坡下的農人。何敢做下違條犯法的事。因爲吃午飯的時候。有個和尚。到我們田主家中。暗暗拿出兩張畫像來。對我們田主人說。這畫像是男女兩個小孩。要捨給居士做兒女。懇求居士助貧僧一筆大緣。田主人是沒有兒女的。看畫像兩個孩兒還好。問他要助多少銀子。他說要五十兩黃金。少一兩不行。田主人只是拿不出五十兩黃金。口裏却答應他。問他兩個孩子在那裏。他不肯說。田主人識破他是個拐子。便暗暗着人招呼我們前來。將他捆起來。拷打了一頓。他才說這兩個孩子。藏在這裏。田主人便叫我們前來。看孩子。沒有兩個孩子。仍要拷打他。



不。放。他。逃。脫。馮。起。來。聽。到。這。裏。便。搖。手。道。不。用。向。下。說。我。去。見。你。田。主。人。好。了。那。些。壯。漢。便。抱。了。兩。個。孩。子。帶。着。馮。起。來。到。他。們。田。主。人。村。中。去。村。中。早。有。人。遠。遠。看。見。去。的。人。抱。着。兩。個。孩。子。來。了。連。忙。去。報。知。主。人。那。主。人。姓。金。名。有。謀。在。那。地。方。也。算。個。財。主。聽。說。兩。個。孩。子。有。了。早。回。家。中。上。下。人。等。出。來。看。視。果。然。通。報。的。不。錯。那。些。壯。漢。抱。着。男。女。兩。個。小。孩。來。了。後。面。跟。著。個。馮。起。來。金。有。謀。便。同。家。中。上。下。人。等。早。迎。接。上。來。見。了。馮。起。來。早。向。他。深。深。一。禮。說。村。民。在。大。爺。汛。地。多。蒙。栽。培。不。知。大。爺。駕。到。有。失。遠。迎。了。馮。起。來。笑。了。笑。那。些。壯。漢。將。兩。個。孩。子。抱。來。說。道。果。然。像。畫。圖。上。印。下。來。的。一。樣。有。謀。正。要。來。詢。問。兩。個。小。孩。即。見。馮。起。來。拉。住。問。道。拐。小。孩。的。禿。驢。現。捆。在。什。麼。地。方。呢。金。有。謀。回。道。是。捆。到。牛。槽。裏。捶。打。了。兩。頓。吃。他。仰。求。不。過。才。將。他。的。綁。繩。解。放。了。着。人。在。牛。槽。外。看。守。那。禿。驢。託。說。



是要出恭。叫看守的人帶他到後門口廁坑裏大解。看守的人叫他就在牛槽裏出。他說牛槽來往的傭女太多。出恭不大方。看守的人聽禿驢的話有理。便將禿驢引到廁坑。他解開褲子。濺了一泡尿。那禿驢太積伶。逞看守的人解開褲子。濺尿時候。冷不妨將他一推。便掩跌在糞坑裏。看守的人便大呼救命。經人去將他從糞坑裏救出來。問明緣故。再尋那禿驢時。祇有人見他走過一個山嘴。左轉右抹。早不知去向。尋找了一會。尋不着禿驢。想是已不容易尋着了。並且有人報知我。說兩個孩子有了。我也不再用再令人去尋禿驢。若將他解送官府。這兒女還未必是我的兒女呢。馮起來聽了笑道。你尋不着禿驢。解送官府。難道這兒女。便算你的兒女麼。你一兩銀子不用。平白地得了兩個可愛的小兒女。你們有錢的人。遇事真會慣討便宜。老實說幾句。這可愛的小兒女。已吃了禿驢的迷藥。





你留他。須醫不好他。害了人家的兩個孩子。不若給我帶回去撫養。我有方法。能叫他歸還本性。並可教給他們。像我這樣的本領。有謀聽了回道。大爺的話。小弟本不敢違拗。毋如小弟沒有兒女。天假之緣。得這兩個孩子。大爺若有方法。醫好了他。小弟情願奉送一千兩。斷不食言。毋論如何。大爺不能將兩個孩子帶回撫養。馮起來陡然翻變了臉。說這東西真是顛倒不識人的賤狗。大爺雖窮。誰把你的家財。看在眼裏。休說大爺憑這一身本領。你不敢跳出大爺的掌心。你這東西。却是拐騙人口。把人家的孩子拐來。做自己兒女。你說有個和尚拐來的。利尚在那裏。用了你多少賣身價。我同你當官告下一狀。也不怕你這樣的家財。不塞到衙門去。你是懂人事的。快將兩個小孩給大爺帶回去。若再道說一個不字。哼。包管你這東西。早晚便死在大爺手裏。金有謀那敢再違拗他。屁也不放出一



個。祇得喏喏而退。馮起來很歡喜的。也不再去尋問和尚的下落。便將兩個孩子帶到家中。既知道這兩個孩子受了迷藥。自然他會用開水調和甘草菜豆湯解救。兩個男女孩子。吃了兩次甘草菜豆湯。性靈像似恢復了。都向馮起來哭著要爹娘。馮起來便盤問他們的來歷。先由那女孩說。我們是表姊弟兩個。我的爹叫朱十頃。我這表弟。他的爹娘都死了。就住在我家裏。同在書房裏讀書。就是二月裏。過清明的一天。先生放了學。我們兩個人。都在家中頑耍。有個大和尚。到我們家裏化緣。我的娘送他一鉢盂銀子。和尚去了。我們兩個人。在家裏頑耍了一會。沒有趣味。就悄悄到街上去逛逛。看街上真比家裏好耍。走了幾十個店門。就見那個化緣的和尙。向我們低低聲一笑。他說那邊街上有把戲看。我帶你們去看好麼。你們府上的太太。待我很好。所以我歡喜帶你們去看把戲。並拿出兩



塊香糖。我們吃。又說你們吃了糖，便隨我來看把戲罷。我吃了和尚的一塊香糖。以後就不知道怎麼到了這種地方。你是什麼人。不是和尚。我要同表弟弟見我的娘呢。那男孩也說道。我的爹姓陳。是個舉人呢。我初三歲。爹和娘都死了。我也吃和尚一塊香糖。現在不見和尚到那裏。這是什麼地方。你是什麼人。可能送我們回家去。馮起來聽了。又向他們問道。你們知道。家住什麼地方。兩個孩子都回說不知道。祇想起家裏有幾十間高大的房子。馮起來聽了。又向那男孩問道。你的爹姓陳。叫什麼名字。那男孩回道。我叫陳漢臣。不知我的爹叫什麼名字。馮起來聽了。復又向那女孩問道。你叫什麼。你的爹是什麼名字。那女孩回道。我叫朱鏡蓉。我知道我的爹叫朱十頃。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馮起來聽這兩個孩子的聲音。却是江浙的人氏。自己也撇着江浙的口音。和他們問答了一番心



裏好不歡喜。豈知這兩孩那裏是江浙的人氏。馮起來已上了這兩孩的當了。茲且不去說他。馮起來當時將和尚拐他們的事。向他們說了。並說明自己將要他們做小兒女的話。這兩個小孩子聽了。都不由放聲痛哭起來。畢竟這兩孩是什麼來歷。且俟十八回再續。



## 第十八回

洩機關梨塔埋寶劍 警凶頑子夜擲人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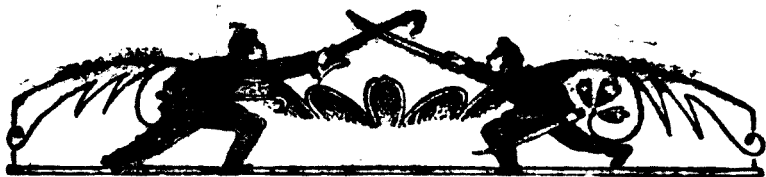
兩個孩子各摟抱着痛哭。和大人一樣的傷心。馮起來看兩個孩子哭做一團的情形。並不是見了面生的人。害怕得哭起來。却是因爲至親骨肉。從此分開。不由中心傷痛的哭法。男的旋哭旋叫。喊阿舅。女的旋哭旋叫着爹娘。馮起來的性情極剛。心腸極軟。聽了兩孩的哭聲。見了兩孩的慘狀。心裏也酸得難過。兩眼熱淚。也禁不住奪眶而出。勉強把眼淚揩了揩。說。祇怪你們不知道家在什麼地方。你們的爹叫什麼名字。教我沒處訪問。送你們回去。不妨你們就認我做爹。我培養你們成人長大。你們在我這裏。雖不及在家裏穿好吃好。但我們這地方。比在你們家裏好耍。兩個小孩聽了。都帶理不理的。仍然淚眼婆娑。臉對臉的痛哭。馮起來便



將他的渾家叫出來。教他好生看顧兩個小孩。他的渾家不會說江浙話。兩小孩其初也聽了不懂。日久便能領會。過了兩月。居然也會說着本地方的話了。起來看這兩個孩子很聰明伶俐。真當做兩個活寶貝。他的渾家又把兩孩看待得同親生一樣。兩孩像似被他們哄動了心。便也你叫聲一爹。他叫一聲媽。叫得馮起來心裏更快樂得什麼似的。馮起來幾次想到綿山石洞。下星胆璇姑的手。好給空巖和尚報仇。只因戀着這兩個小孩。不願遠離。又因幾次去尋星胆璇姑。縱沒有得手。反給人家佔了上風。終怕星胆璇姑成婚是假。爾時雖聽他們喁喁私語。烘染得有聲有色。却還疑惑他們在實際上。依然毫無佔染。沒有破身。所以他們的童子功。保持得同未成婚的一樣。他們的童子功沒有渙解。便再去下他們的手。也未必便討着便宜。能給空巖和尚報雪冤憤。料想他們現在是刻刻隄



防我前去尋仇。雖然同衾共枕。斷不敢有了什麼雨意雲情。不若且稍緩幾時。等他們防範的心思。漸漸疏懈了。他們終久要破身失節。渙散了所練的童子功。沒有同睡在一張床上。又值青春年少時候。分明熱火乾柴。却能永久不會燃燒。終做一對假夫妻的道理。心裏這樣划算着。便覺給空巖和尚報仇的事。可以暫緩時日。越急越不能得手。能緩却縱有幾成把握。馮起來既把這件事因循下來。至於濮繼唐父子。他們一般和空巖和尚是同道中人。但他們智識高出馮起來以上。肝胆不及馮起來那們粗壯。對於空巖和尚的仇憤。雖非秦越若不相關。却也不將這件事緊緊放在心坎。前以濮崇虎隨從馮起來同到綿山。那是濮繼唐拗不過馮起來的情面。並非濮崇虎真肯出生入死冒險。給已死的空巖和尚報仇。馮起來多久不向濮繼唐父子。談及此事。他們也就毋庸過問。知道綿山狄



龍駿師徒。也不是好惹的。馮起來却因初次十一月初三那一夜。同濮崇虎到綿山石洞。沒有得手。反給人家佔了上風。却無顏再去見濮繼唐說得嘴响。所以後來凡到綿山石洞尋仇。單是馮起來一人前去。如今馮起來又得了這兩個可愛的小兒女。又因給空巖報仇的事。在勢要遲延時日。滿心想傳給兩孩的罩功。但看他們的年齡太小。未到能練罩門功的時候。每日除看兩孩玩笑外。什麼也不做。多是緊皺眉頭。想起空巖和尚的大仇。不禁流抹了許多眼淚。那女孩這時已由馮起來給他改換了名字。叫做春嬌。男孩也改名叫做馮繼。他們時常看見馮起來眼中流淚。却由馮春嬌向馮起來道。我的爹。你老是這樣傷心流淚。叫我們見了不快活。馮繼也說道。爹一哭。怎麼我媽也唉聲嘆氣起來。莫是兒子女兒得罪了爹。馮起來的渾家聽了回道。孩子的話。怪可愛的。你們年紀雖小。却也





知道孝順。何嘗得罪了你的爹孩子那裏明白。他哭幾月便不哭了。娘哭的日子正長呢。這幾句話。惹得兩個小孩也流下淚來。馮繼道。我的爹。究竟因什麼事傷心呢。馮起來便將馮繼抱在膝上。心肝肉呀叫了一陣道。我的兒。你們姊弟兩個。真像我心頭上兩塊肉。我看了都該快活。人生在世。就是要恩怨了。我因有一種仇憤。我報不了這仇忿。便對不起我的恩人。我什麼都不想。祇想能報復這種仇憤。便死了也情願。春嬌道。爹和誰人有仇呢。馮起來道。你們的年紀太小。不能做我的帮手。我將這種仇憤。告訴你們。雖沒有什麼壞處。不見得又有什麼好處。唉。不告訴你們也罷了。馮繼擦了擦眼淚。扒到馮起來渾家的懷裏。叫了一聲姆媽道。爹不肯告訴我們。看我的爹老是這樣不快活。我鼻子裏很難過。姆媽快告訴出來嗎。這樣子實在叫人放心不下。馮起來的渾家。便摟着春嬌。乖乖實



貝的又叫了一陣道。媽來告訴你。他有個恩人。叫做什麼空巖和尚。當初和尚殺了人家的人。反被人家兒子媳婦。找和尚報仇。和尚死在仇人的兒子媳婦手裏。他要給和尚報仇。三番五次。要去殺害和尚仇人的兒子媳婦。却不能如他的願。便這樣壓得他警不過一口氣。若在娘的意思看來。和尚當初殺了那個姓柳的。這是和尚的罪惡。姓柳的兒子媳婦。肯替父親報仇。這是人家孝心。你的爹也未嘗不明白這樣道理。不過說他受和尚的恩情太大。不給和尚報仇。終無從報答和尚的恩情。毀譽曲直。都在所不計了。娘也沒法能勸他回心轉意。在他雖練有這一身的罩功。但在江湖上結怨太深。免不了要失脚的。憑空巖和尚那們大的本領。尚不免死在人家手裏。他萬一失了脚。他不哭了。所以娘說我們哭的日子正長呢。馮繼春嬌剛聽到這裏。卽見馮起來接著說道。你們婦人家真是細



心鬼胆說話都長他人的志氣。滅自己的威風。空巖和尚被姓柳兒子媳婦所算。兩柄青鋒秋月劍。是空巖和尚的對頭。于今這兩柄劍已被我埋在後院梨花樹下。我的本領。便算天不怕。地不怕。縱然人家練得那一身的童子功。却也沒法奈何我。能處死我的死命。我一日不死。終是他們的對頭星。論他們命根再堅牢些。他們祇做一對假夫妻罷。再休想把那生米煮成熟飯。能夠養下孩子。就算他們的造化。你這婦人。把那話夾穩了。我斷不致撈到人家手裏吃虧。也不怕他們逃到九洲外國。春嬌和馮繼聽罷。也不向下問了。春嬌却向馮起來的渾家說道。我的媽。不要同阿爹嘔這些閒氣罷。馮繼也說道。阿爹還有一身大本領。我們將來一年小二。年大。學成阿爹的本領。尋着拐我們的和尚報了仇。那才好要子呢。馮起來聽了。便向他渾家道。你聽清了麼。孩子們也會想報仇。可知報仇的事。



是正經。你這婦人。以後再不用對我勸止。叫我光起火來。也不是當要子的。這一天。馮起來夫婦。同兩個小孩談了這許多的話。祇怪馮起來不省心。無意間露出青鋒秋月兩柄劍。埋藏後院梨花樹下。事後怕兩孩對別人吐露出來。曾叮囑他們保守機密。兩孩却絕不向外人提起。他的渾家。知道這兩柄劍是丈夫生命攸關。便有人來打死他。要在这人跟前吐說出來。是絕對辦不到的。韶光駛得像流水般快。這日又到了十一月初三那一日了。馮起來心想有好幾月。不到綿山尋仇。多半星胆璇姑防範的心思。已減退了。他們防範心思一減退。錦衾角枕之間。想己非是兩個童貞身體了。我今日正好下手去報復。便報復不了。再延遲三五年去一遭。看他們終能逃脫我的掌握。馮起來便在这日清早動身。借着兩道馬甲符。到得綿山。已是黃昏時候。悄悄進了綿山石洞。伏在星胆璇姑房中。




帳頂板上。却幸沒有一人知覺。直等得四更時分。看星胆璇姑兩人。同時走進房來。每人手裏各握着一枝小劍。腰裏各懸着一個革囊。馮起來偷看那兩枝小劍的模型。同秋月青鋒兩枝劍。是一般無二。老大吃了一嚇。心想這兩枝劍。分明被我埋在後院梨花樹下。如何到了他們手中呢。一想到這裏。轉疑惑這兩枝劍是假。是瞧着青鋒秋月兩枝劍的模型。準備等待自家前來尋仇。好嚇詐一番的。便暗暗笑了笑。胆子登時壯大了。一轉身。早從天花板上如飛而下。先揮起左拳。向星胆迎頭痛擊。分明擊個正着。又舞起一隻右腿。向璇姑少腹上踢了一下。分明又踢個正着。兩人倒像行所無事的一樣。仍然緊緊握劍在手。馮起來轉又大吃一驚。暗想他們防範的心思。真了得。看他們到這時。還是童貞的身體。拳打不死。腳踢不傷。今夜仍不能得手。要想在他們手中奪取那兩枝小劍。看個真



假絕對也辦不到。三十六着。還是走爲上着。免得再在這地方出乖露醜。心裏這們想。脚底就要像揩油似的奔走。却聽星胆璇姑同聲止道。來來。我們絕不難爲你。有幾句話。要對你說明。才放你走。馮起來聽了。不知怎的。脚步便停止了。反挺着胸脯說道。不走看你們怎樣擺佈。我馮起來不。是個硬漢。也不肯冒險前來尋仇了。你們怕吃我逃走。我不經你們請我出去。也決不走。星胆璇姑見他。是不走了。便從容從那革囊拾出兩個血淋淋的人頭。向馮起來面前一擲。星胆便喝道。姓馮的。我們同你沒有仇。須知今天由慧遠師太。將青鋒秋月兩枝劍。仍然送還我們。我們得這兩枝劍。今夜却做下一件鋤奸殺暴的事。帶個證據回來。叫你知道。我們並非不能在今夜下手傷你。祇因我們同奸邪暴虐沒有人性的人有仇。同你馮起來沒有仇。就不忍傷你性命。萬一你再執迷不悟。我們惟有退讓。



著你。斷不同你這沒有見解的人一般見解。呸。你看那是殺的什麼東西。……馮起來把那兩顆血淋淋的人頭。拾起來一看。原來却是濮繼唐和他兒子濮崇虎的人頭。才信得他們手中兩枝小劍。確是青鋒秋月兩枝劍。將這兩顆人頭放下來。向星胆璇姑兩人回道。濮繼唐。父子和空巖同是我們罩門中人。究竟空巖是我的恩人。濮繼唐雖是我濮老師的繼子。我表面上雖和他親近。暗地却不喜歡他。就因他們父子捨身事仇。甘做滿奴奴隸。空巖和尚縱無惡不作。也沒有這一種的罪惡。如果濮繼唐做滿人奴隸。仍替我們漢人造福。不用滿人的勢。欺壓我們漢人。他們今天死在你們手裏。我總該看在濮老師分上。也要給他們報仇。何況空巖的仇人。就是濮繼唐父子的仇人。祇是你若請我出去。我以後總得設法來報你們的仇。所報的是空巖和尚的仇。並不是要報濮繼唐父子的



仇。你們要會清了我的脚步。星胆笑道。好好。我這次便請你出去。所以請你出去。不肯殺你的緣故。一半也給你將來向我們尋仇。讓你好報復空巖和尚的私恩。說着。便向馮起來作一舉手。做出要送客的樣子。馮起來道。有這樣恭維我。我就走了。綿山石洞中人。既成全馮起來的性命。他還有個走不出的道理。馮起來出入石洞。且不轉回綿山。到山西省垣去。暗探了兩日。果然探得很仔細。原是濮繼唐睡在上房裏。房外有十來個親兵。輪流把守。房裏也有十來個婢女。輪流聽候使喚。不知怎樣。被人殺死在床上。連人頭都不見了。死後還沒有知道。濮崇虎睡在第二十一個姨太太房裏。門外雖沒人把守。房內却也有丫鬟睡着聽候使喚。忽然同睡的那第二十一房的姨太太。在床上叫起來了。丫鬟揭開帳們。祇見濮崇虎沒了頭。死在被裏。連被窩都沒有揭開。一時驚傳出來。有人到上房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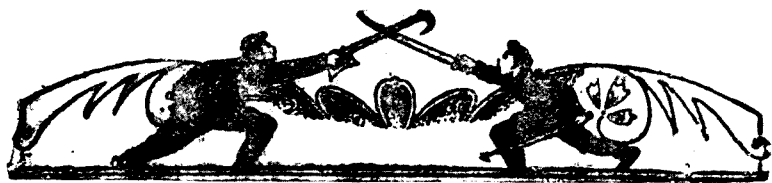
要通報濮繼唐。才知濮繼唐也殺死在床上。了山西省中的官員。欲把這兩件大命案。着落在守衛的親兵。及和濮繼唐同睡的姨太太夥通謀殺。只沒有半點證據。忽然在濮繼唐屍首下面。尋出一封函信來。據說那函信上是借着濮大人父子。警告省中官人。那信上的話。是揭發濮繼唐父子的奸私。並云此賊秉鉞山西。賄賂貪婪。時有所聞。親兵婢妾無罪。不得妄讞大獄。如有不遵教命。早脫必來取汝輩首級。草格留床。以作明信。山西官員便準備。將這封信呈部察核。料想這兩件大命案。反沒有多大的干係了。馮起來在山西探了兩日。才回到衡山。入門便見他的渾家哭起來。說兩個可愛的孩子。却又被和尚拐了去了。濮繼唐心裏已一半明白。再到後院一看。梨花樹下的泥土很鬆活。下面尋了一會。那裏還有青鋒秋月兩枝劍呢。料知這劍。必是甚麼慧遠師太劫取了。不能疑到拐孩子。



第十八回 洩機關梨塔埋寶劍 警凶頑子夜擲人頭

一四

的和尙身上去。但想到這兩枝劍已到了仇人手裏，那有方法再給空巖報仇。偏是福無雙至，禍不單行。這兩個可愛的小兒女，又被什麼和尙拐了去。祇急得要在梨花樹下尋圖自盡。忽然他的渾家，又連忙跑來說道：「喏，拐孩子的和尙又來了。」欲知後事如何，且俟十九回再續。



## 第十九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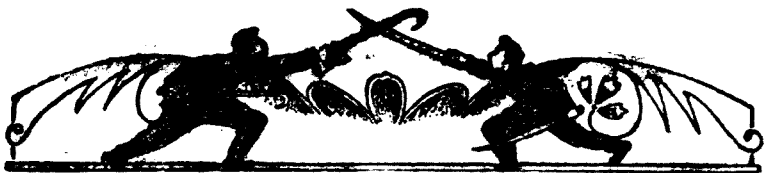
比翼文鴛柔情爭似水 含沙鬼蜮惡計辣於薑

**馮**起來聽說拐孩子的和尚來了。忙問和尚在那裏。他的渾家回道。

和尚在前天來。硬將兩個心愛的孩子帶了去。他有本領。我們只沒法能同他抵抗。如今他又跑到我門上來。却口口聲聲要你出去同他說話。馮起來聽了。暗恨這個頭上沒有毛的東西。昨天來我家中。硬要帶去兩個孩子。是我不在家。才讓他得了手。他今天却來了。我正好去向他討回。兩個孩子。看他是怎樣一個有本領的人物。一面想。一面叫他的渾家。且避開些。大踏步。便來到前廳。果然廳上有個老和尚。一見馮起來。從裏面出來。連忙拿掌當胸。說居士別來無恙。馮起來向老和尚仔細看了看。相貌似在那裏看見過的。只叫不出名號來。忽然想起來。向那老和尚訝道。



你是在一年前。到我山上掘去我家荷人的尼姑。假裝做什麼和尚。荷人已被你弄去。修了你的五臟廟。這也不用同你細講。祇是你不該前天逞我不在家。將我兩個心愛的男女孩子拐去。今日相見。須還我兩個孩子。我饒恕你的性命。那和尚正是老尼慧遠喬裝的。聽了馮起來這樣話。又合掌說道。恕貧僧無狀。掘食貴山的荷人。將來報答有日。這男女兩個孩子。原是貧僧帶到恆山來。前天仍由貧僧帶回去。多謝居士幾月愛護的心腸。正使貧僧感激不盡。馮起來道。我只當拐孩子的和尚是誰。原來就是去年掘劫荷人的尼姑呢。你拐了朱陳兩家的孩子。欺弄姓金的田舍翁。連我也被欺弄。你領教過我的手段。也知道我還是容易好欺負的。識事的。就快將兩個小孩給我。慧遠道。這兩個小孩。是姊妹稱呼。男孩並不姓陳。女孩並不姓朱。那是貧僧的兩個小徒。女孩叫黃夢玉。男孩便是黃



夢玉的兄弟黃傑民。貧僧所以帶他們兩人來到恆山。在居士家住幾個月。貧僧却有一個道理。請居士且平一平心頭之火。這裏有書函一封。居士拆開一看。就知道這其中的道理。旋說旋從懷中取出一封信來。用兩個手指拈着。遞給馮起來。起來想在接信的時候。一翻手先將慧遠的手扭住了。那知信還沒有接到手。慧遠已閃身出來。飄然高飛天空。轉瞬間便不見了。馮起來却看那封信落在地上。拾起來拆開看時。那上面寫道。

恆山馮道兄惠鑒。衲蟄處深林。久矣不聞時事。前者採藥恆山。爲因睚眦之嫌。竟狃江湖之習。中心歉仄。莫可言宣。素仰道兄金石其質。鉄血其懷。恩怨了了。本爲英雄第一開心之事。何況兄受空巖之恩。又非圖報所可宣給。衲與黟山吳太太嘗言之矣。第衲以空巖荒語背倫。罪大惡極。柳氏之誅空巖以報父仇也。姑毋論是非曲直。在吾



兄自有定衡。空巖之罪業已不容於天。非柳氏能誅空巖也。天特假手柳氏。以警罪大惡極之神奸。歟。我兄受恩思報。固迫於血性之而求。欲得星胆璇姑之首而甘心焉。非報仇也。真欲藉報仇以報空巖之恩耳。非欲得星胆璇姑之首而甘心。直欲顧全私恩。而蔑棄天誥耳。天道不可逆。卽空巖之仇不可報。私恩與公義不兩立。則惟看於私恩而守公義。神劍已由兩小徒帶回。歸還柳氏。此中因果。當審明。天道爲不可逆。公義爲不可背。素羨我兄明達。諒不以微言見輕。請此並頌。

道安

衲慧遠上。

馮起來看完了這封信。字斟句酌。深悟幾次不得給空巖報仇。可知天道有定。不容違逆。不由翻起兩個骨碌碌的眼珠。出了會神。便拍着大腿。



道是我錯了。我顧全公義，捨棄私恩好了。隨喚出他的渾家來，叫他領着廚工，辦了些酒菜，到郊外去祭奠空巖一番，却暗暗祝道：「非是馮某受恩忘報，不肯再捨身給和尚報仇。實因天不許馮某給和尚報仇，費盡心神，多屬自尋煩惱。馮某不敢再悖棄公義，違逆天道。做此行險僥倖的事，所受提引大恩，惟有俟諸來世罷。」祝罷一番，臨風洒了許多眼淚。馮起來既經悟醒過來，當時狄龍駿一般道侶，自有有人出來調和馮柳雙方的冤仇，就容易推心解決。而星胆璇姑的姻緣，直到此時才實行夫婦之道。八年道友，做成一對甜密的夫妻，所謂閨房之樂，誠有甚於畫眉者。青鋒秋月有知，應當私羨他們倆的艷福不淺。後來璇姑孿生一男一女，男的係夢青鋒入懷而生，女的係夢秋月接脣而孕。男子取名就叫做青鋒，女的取名就叫做秋月。青鋒秋月長成了人，也喜各佩着一枝小劍。雙劍締姻記。



的正文至此便告一段落了。於今却要寫着本書餘文爲四部奇書的大  
結束。一枝筆却要挽回龍安平武黃雲氏身上去。諸君回想本書第二  
回文字。黃雲氏從傑民夢玉先後失踪以來。只沒處尋找。接連過了十多  
年。黃家倒沒有什麼變故。不過雲氏既悔當初虐待傑民。兩個孩子都失  
踪不回家。總算自己造下來的罪孽。才應該受沒有兒女的報應。就此回  
心向善。他的名氣倒也很好。有許多同族的無賴。要想欺負他。都得幾個  
年高望重的族長保護。那此同族無賴。也就無法垂涎黃家的財產。可是  
幾個年老望重的族長。先後都棄世了。那此同族的無賴。就毫無忌憚。有  
傳說傑民姊弟。在外邊被歹人害死。却編說得鑿鑿有據。彷彿親眼看見  
的樣子。便有許多人對雲氏說了。並要把他們的兒子。承繼雲氏做兒子。  
雲氏看穿那些人的語調。完全爲謀分黃家的遺產。便向他們說道。傑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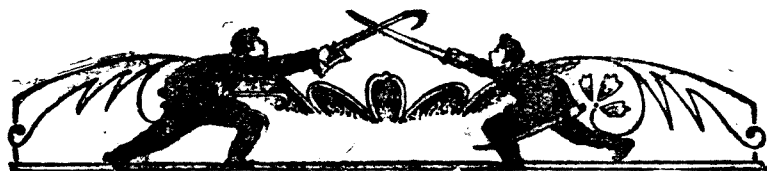




身死的凶信。總是以訛傳訛。誰也沒有親眼看見他。被歹人害死了。安見傑民終不便回來。先夫茹辛受苦。好容易掙守得這份產業。你們總要將兒子過繼過來。朋分先夫遺產。先夫不是沒兒子。那用得你們家裏這許多的兒子。你們如有緩急。竟可據情相告。我祇得保全先夫遺產。有些兒儲蓄。情願分潤你們。每人三五兩銀子。那些同族的無賴。如何能容得雲氏分說。大家又竊竊計議了一番。各人都寫了一紙過繼字。硬迫雲氏收下去。便檢點黃家的遺產數目。並家中的儲蓄細軟。雲氏看他們其勢洶洶。那裏還敢爭論。惹動他們再生。出別的枝節。行兇動武。臥底栽奸。那就更不可收拾了。祇氣得搥胸頓足。倒在黃燕南神主之前。晝夜號哭。那些同族的無賴。終因開單攤分黃家的財產。不甚公平。爭多論少。那一陣陣。狼聲虎氣。幾乎要把黃家的門戶打翻過來。適從黃燕南在時。有個老朋



友。遠道過龍安。想到黃家借盤川。不知燕南已經故世。及到黃家拜訪。見鬧翻得這個樣子。才知燕南已死。兒女在十年前已經失蹤。族中的無賴。却來爭奪黃家財產的。那人却是個秀才。又有了一把年紀。見到這種光景。不出頭說幾句公道話。覺得面子上也下不來。便向那些無賴說道。老夫是異鄉人。本不應該過問你們黃家的事。不過看你這情形。鬧得太不像話了。不要說燕翁是老夫的故友。就是毫無關係的人。也忍不住不過問。就是你們要想把兒子過繼這邊來。也得向黃太太好好商量。像這種殺人放火的樣子。雖然你們族中沒有條規。難道國家就沒有王法。那些無賴的同族。却瞧不起一個老氣橫秋的酸丁。胆敢來捋他們虎鬚。都一窩蜂嘈雜起來。有的還向那人嘈罵道。那裏來了這們一個老甲魚。你又不是黃家的子孫。怎配問黃家的事。識相的。就得趕緊滾蛋。滾蛋。滾你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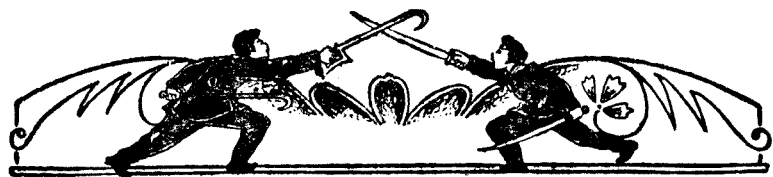
的十八個蛋。那人聽了。氣得蹠起八字式的鬍鬚。無名火不由直冲巔頂。勉強按捺了一下。反冷冷一笑道。是呀。老夫不姓黃。就不該問黃家的家世。不過看你們這些地痞地棍。姓黃的配有這樣子孫麼。像你們這些粗牛。想發橫財。欺迫人家的寡婦。我不姓黃。也該給姓黃的打個不平。世界上又沒反了天。怕你們犯了法。不會吃官司麼。那些無賴聽了。如何還能忍耐。要上前將那人搥打了一頓。還虧雲氏見這勢頭不對。便向衆無賴叩頭求情。才放那人安然出門。那人受氣不過。惱袋上既頂着一個秀才筆底下。便會做幾句狀子。用黃燕南友人的名義。在龍安縣告下一狀。官裏受下狀詞。將黃家同族的無賴。申責了一頓。在黃家的大門口。貼着告示。不準黃姓無賴。借端侵佔黃家的財產。雲氏深感那人肯打不平。暗地送他二百兩銀子。那人去了。雲氏看有好幾個月。不見那些同族無賴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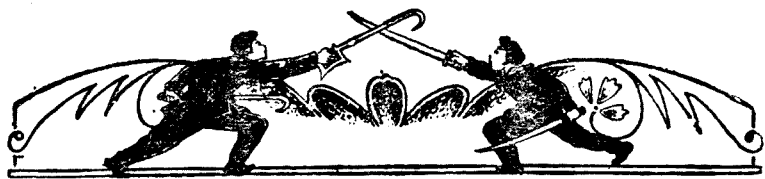
來胡鬧。倒覺得六根清淨。很是安閒。這日有個討飯的貧婦。到黃家後門口討吃。黃家的僕婢。看這蓬首垢面的貧婦。肩遮脚大。一身的粗皮糙肉。很能做着粗工生活。聽他的聲口。也是四川的人氏。大家都受主母的感化。肯打發窮人。給那貧婦一碗飯。貧婦頃刻間把一碗飯吃完了。還像沒有飽的樣子。又伸手向黃家的僕婢。要再討一碗飯吃。那僕婢卽向貧婦問道。你是那裏的人。我看你年紀。還沒到三十歲。身體又生得這般結實。總該去幫人家做粗工生活。討飯是東漂西蕩。也不是個長策。你的食量又大。我們這些地方。除了姓黃家的這一家。那些人家。有誰肯施捨窮人。但看到你這樣神氣十足的叫化。照例是不肯開發的。我們就給你吃飽肚子。午飯討過了。晚餐你不能再來討。依然是忍飢挨餓。我給你打算。不若找些粗工生活做做。從此毋須討吃。便不受飢餓。我看你一個人。倒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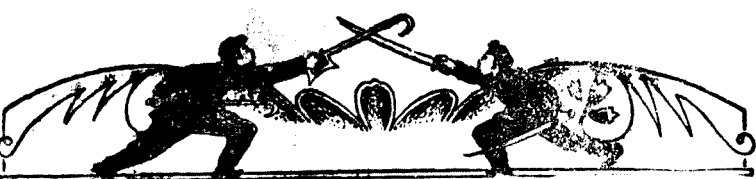
做得兩個人的粗工生活。那貧婦聽了。便流下淚來說道。我原是蒼溪的人氏。娘家姓卞。婆家姓賈。丈夫叫賈士虛。二十歲便過了門。就因我生得粗笨。討不了丈夫的歡喜。簡直有五六年沒和我同床。翁姑却怪我不會養兒子。給我丈夫取了一房妾小。我也毫無怨言。祇願埋頭在家裏做着粗工生活。誰知我丈夫早存了不良的心。欲抬舉他新娶的妾做大奶奶。就因有我這個人放在眼前。教他見了討厭。屢次借端打我罵我。逼得我不能安生。翁姑又順從他的兒子。不肯說我的話。丈夫見我娘家沒有正式人物。打罵了我不算。常要逼勒我。退回娘家。他恰好在那夜到我的房裏打我。一口痰便吐到房裏天花板上。當時我也沒覺得到了。第二天清早上。他又打到我房裏來。指着天花板的痰迹。他便說這口痰是我偷的漢子。吐到天花板上的。女人家年紀再輕些。體力再強壯些。中氣不充。



一口痰如何吐到這天花板上吧。便將我鎖起來拷打。問我會和什麼人通奸。這個可是黑天的冤枉了。我不知他前生同我有什麼冤孽。輪到今生來報復我。做證害我。硬說我。和人有私情。儘管我如何分辯。如何發誓。連翁姑也坐實我。同人家有奸情。便一面拷打我。一面去找我娘家說話。我娘家祇有個哥哥。生平喜歡在賭錢場上廝混。沒有個正經的朋友。他希圖人家一百兩遮羞銀。便要我歸回娘家。我負氣走出婆家的門。也不屑回娘家去。在我那無恥的哥哥那裏受罪。打算尋個自盡。後來轉念一想。我實在沒有和人通奸。婆家做證驅逐我。我哥哥又不爭氣。他得了人家遮羞銀。巴不得我不回娘家。吃他的飯。隨我在外面討吃。他也不覺沒有面子。但我遭受這樣不白之冤。我若自盡死了。這冤情固沒有伸雪。外人更要坐實我是因奸情敗露。沒有臉面見人。一死以掩恥的。因此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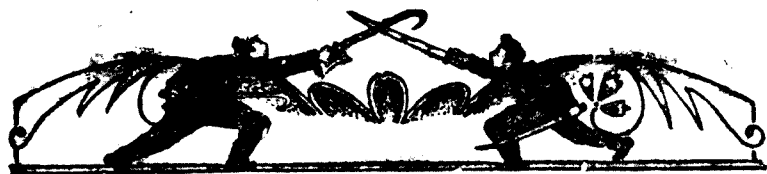


轉念。覺得不能尋短見自盡了。既不能死。已被婆家驅逐出來。娘家又巴不得我早死早好。我除了求乞。再沒有第二條生路可走。但我在家鄉求乞。我哥哥和婆家的面子不足惜。我父親在時。也是個面子上人。生了我這哥哥。已坍了我卞家的台。再因我這女兒。把他老人家一身英名喪盡了。我將來死了。有何面目能見我父親呢。家鄉沒有我討吃的地方。飄落到外鄉來。只沒有吃過一飽。也沒有人叫我做粗工生活。做人做到我這種地步。除了討吃而外。更有什麼可做呢。說到這裏。竟掩面放聲痛哭起來。那僕婢聽了他這些可慘的話。又看了他這種可憐的情形。踟躕了一會。才說道。你遭受這種冤枉事。外人不能給你設法。我很可憐你是好人家的女兒。竟苦到這種地步。你能做粗工生活。我們家裏也合用着你這個人。做些生活。多你吃兩碗飯。每月送你幾個工錢。不算是一回事。不過



這事是由我們主母作主。他老人家心最仁慈。自然可答應。不過我須避你見。一見他老人家。求他老人家收留你。我們做奴婢的。不能大是主子。那貧婦聽了。便跪下來叩頭道。若得你老人家如此栽培我。便是先父死在九泉。也都感激。我討吃已有好幾個月了。沒有見過你老人家這種慈善的人。謝天謝地。這事好極了。那僕婢隨將貧婦一把拉起。帶他見了雲氏。照着他的話說了一大篇。雲氏先派人將他送到浴室裏。叫他洗了。換過一套衣服。因他是有錢人家出來。不派他做粗工生活。叫他在經堂伏侍香火。這是雲氏格外可憐他的意思。這貧婦便終日在經堂裏不出來。平時也隨雲氏誦經。雲氏也很歡喜。只當他這個人是真。誰知這來已中了同族無賴的詭計。幾乎兒把自己的廉恥都喪失了。畢竟後來如何。且俟二十回再續。





## 第二十回

縣官懲惡痞明斷通神 劍俠報私恩全書擱筆


這日雲氏早起料理過家務。便到經堂。嘖。賈家的棄婦。侍立佛前。正忙着爇香點燭。忽聽得前面喧鬧之聲。雲氏好生驚訝。忙停止。嘖。向賈家的棄婦。揮了揮手道。你去看前面是什麼事。鬧得這樣大驚小怪。那婦人還未走出經堂。卽見有兩個公差模樣的人。各抖着噹噹一條鉄練。那爲首的公差。不由分說。一抖着鉄練。向婦人頸上便套說。朋友。你那事犯了。雲氏看見這樣光景。不由嚇得渾身發抖起來。正要詢問事由。那一個公差。也是一般的對付。向雲氏抖着鉄練。便鎖。並拖了一把。祇拖得雲氏向前一栽。幾乎撲地跌了一交。雲氏胸中雖然害怕。但信得自家沒有犯法。便問差役說道。你們是什麼衙門派來的。我家犯了什麼罪。要傳



應獻出傳單。要拘也要拿出拘票。國家不是沒有王法。你們敢這般狐虎威。輕進人家閨閣鎖人。那個鎖雲氏的差役聽了。笑道。你說這樣話。們替你肉麻。若沒有拘票。就敢前來鎖人麼。拘票是新任縣大老爺給們做證據的。不能給你看。值價些都跟我們走。至於你們所犯何案。到安縣大堂上自會明白。雲氏看兩個差役凶惡的情形。也很識數。便向們說道。你們且坐下來。我家自信沒有犯罪。決不會逃走。你們既是縣老爺派來。也決不會差錯。我也不要拘票看。並不問爲什麼事鎖人。到門裏見了縣大老爺。當然有個水落石出。俗語道得好。官差理差。來人差。我也略盡一點菲誼。不過此刻不是吃酒時候。我這裏送你們幾十銀子。求你們一路方便些則箇。那差役才轉回了面孔。雲氏便叫上個心腹的丫鬟。拿出六十兩銀子。給兩個差役朋分。兩個差役四隻狗。



望着銀發笑對面攤分已畢便給雲氏開了鉄練笑道我們得了太太的錢當然替太太消災降福。可恨我們吃了衙門飯一受了衙門的差使就身不由己了。祇得請太太這同嫂子去走一遭。不然我們不便回去銷差說著便叫那個丫鬟雇了一乘轎子來。兩個差役將雲氏同買家的棄婦直押到龍安縣衙門口。才放雲氏下轎仍給他上了鎖。雲氏滿心打算立刻見了那位新任縣大老爺請示被拘的事由。不妨裏面傳出話來。被告且分別押在班房靜待審訊。原來那個新任知縣楊建樹楊大老爺到任半月。日間一概不大過問公事。不是吆五喝六坐着四人大轎去拜會鄉紳飲食宴會。就是到他姨太太房間裏鬼混了半天。直到傍晚時分才提起精神認真坐堂訊案。可憐雲氏被押在班房裏只餓了一日。偶然向班房裏衙役詢問被捕的緣故。那些衙役都現出活閻王的面孔向他吆喝。



雲氏知道他們也想向自家索此賄賂。身邊銀子不多。再挨一會到了堂。自然有了着落。也不再向他們買話。說晚間楊知縣業已陞坐公堂。先訊了兩起案件。便輪到這件案子了。原被告都傳換進去。雲氏上了堂。見買家的棄婦。也是銹鎖鐐鐺的跪在堂下。那邊站的兩個原告。是族無賴黃信黃義兩個。這兩個原是主謀。叫手下的族黨。欲將他們兒過繼雲氏做兒子的。虧得前任李大老爺廉明。把他們都責斥一頓。于前任李大老爺卸了印。到了後任官接印。他們又想謀佔我家產業。不告我什麼。且待堂上怎樣訊問。我自分辯。可是那楊知縣不在坐堂。案時好像他是個糊塗官。到了坐堂訊案時却也廉明公斷。不肯稍存。且當時便先向兩個原告說道。日間有人在本縣面前說情。你們的意。本縣業已了解。可是犯奸科罪。男女不容偏赦。本縣不敢想得你們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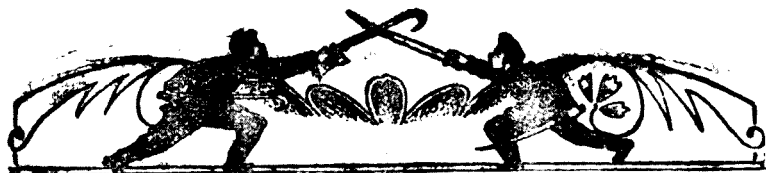
兩銀子的報酬。單開脫被告伍大雄的罪案。被告等犯奸若已坐實。自有本縣做主。你們欲買通本縣。單開脫被告伍大雄。其中不無涉及弊竇。本縣是個青天。諒你們決也難逃法網。兩個原告聽了。都不由悚得汗流浹背。你望我。我望你。只顧在堂上發愣。楊知縣又向雲氏說道。被告伍大雄已經驗過是個男子。你也是官門的眷屬。爲甚麼竟敢藏着漢子在家。使他改作女裝。遮蔽外人的眼目。做下這種損名敗節辱門犯法的事。你老實供招出來。是怎樣的接引。怎樣的通奸。皮肉免教吃苦。雲氏流淚回道。大老爺真是天大的一圓明鏡。犯婦係屬宦家眷屬。豈肯做這種玷辱家聲的事。這婦人原是討乞到犯婦家中來。被犯婦收在家中。伏侍經堂香火。犯婦實不知他是個男子。若說犯婦同他有了奸情。儘可滴血試驗。這是原告着他臥底栽奸。在大老爺台前挾嫌誣控。求青天大老爺給犯婦



做主楊知縣聽了。又向曾改裝乞婦的伍大雄喝道。你說。伍大雄道。小人本不敢實說。但大老爺徇公無私。小人自己也想開脫自己。便再帮原告的忙。反使小人披枷帶鎖。禁在獄裏。依然得不到原告五百兩銀子。不瞞大老爺說。原告着令小人臥底栽奸是實。準許事成謝小人五百兩銀子是實。到公堂對質後。要設法開脫小人的罪律是實。這西洋鏡已被青天大老爺拆穿了。所以小人也就以實道實。毫無半點虛言。乞大老爺恕小人愚魯無知。聽受奸人撮弄。放小人回去。楊知縣聽了。又向兩個原告冷笑了一聲道。你們聽了麼。黃信黃義都叩頭回道。被告伍大雄。滿口都是說的夢囈。小人幾時叫他臥底的。他因小人們告發他的奸情。難逃青天大老爺的洞鑒。却紅口白舌來反咬小人們一口。說罷。又向伍大雄道。好漢做事須爽快些。我與你向無冤仇。你既同第一被告有了奸情。又何須



抵賴。大老爺說我們請人討情。這話太沒有證據。你却不可轉信。兩個原告剛要再說下去。楊知縣便將公堂拍得連天價響。罵道。這兩個光棍。竟敢說本縣沒有證據。來本縣給個臥底栽奸證據。你看。旋說旋拿過一紙公文。用筆畫了幾個字。立刻交代一個差役手裏。那差役去不多時。早從庫房裏取來一根金針。當堂刺着雲氏和伍大雄手指上的血。滴在水碗裏。兩人的血。都不能攏給。却斷定兩人沒有奸情。便令雲氏當堂提起反訴。將黃信黃義。伍大雄都收入大禁。分別定了個臥底栽奸的罪律。申詳上憲。黃信黃義監禁三年。伍大雄奸禁六個月。這案判決下來。龍安的人士。無人不揄揚楊知縣廉明幹練。這也不用麻費筆墨。單說雲氏釋放回家。以爲黃信黃義定了這樣的罪律。族中的無賴。總該有些兒戒心。不敢再來轉動念頭了。沒有二月功夫。却在那一晚。有一夫一妻。到黃家借宿。



雲氏只不敢留他們過宿。省得無事又討麻煩。誰知到了半夜。那些同族的無賴。軟進到黃家來了。共來有二十三個。都撇着外府外縣人的口音。塗着紅黑的面孔。掛着長短短演戲的假鬍子。將雲氏和家中的僕婢。都捆起來。用物事塞住了嘴。却有個強盜。要拿手中的凶刀。來殺雲氏。却被一個強盜奪住說道。咱們且去收拾東西。得了手。再給他了賬。不得手。也要拷打他一番。搾出油水來。那強盜說了聲好。便去收拾東西了。其時黃家逃脫了一個丫鬟。從牆洞裏躡出來。大聲呼救。早驚動左鄰右舍。一時鳴鑼吹警。齊打夥兒。抱奮勇似的。用巨石擊開黃家的大門。一窩蜂擁進來。見二三十個強盜。都紛紛倒地。不倒地的。也伏着身子呼痛。一點兒不能動彈。都被那些人前來。將他們綁了。才給雲氏及家中的僕婢鬆了綁繩。去了他們口裏的物事。便聽有個僕婢說。強盜正在收拾東西。忽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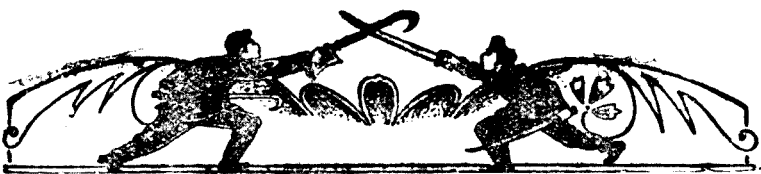
來了一男一女。年紀約在三十上下。他們晚間曾來借宿。主母並不肯答應。他們借宿的話。方才他們不知從那裏來的。兩人都放出火星一樣的東西。向強盜亂射。衆強盜都被射得拚命的呼痛。沒有逃脫一個。及至諸位高隣打門護救。那一男一女。已不知到那裏去了。衆隣舍聽了。便請雲氏備了狀子。連夜將強盜解往縣衙。都已一一訊伏。是黃家族中的無賴。內中有一個是黃信的兒子。秋決以後。再沒有強盜敢到雲家打劫了。這日雲氏早起。忽然有個美少年。偕着一個女子。到黃家來。直入後堂。見了雲氏。便一齊上前跪拜下去。雲氏看這一對少年男女。距離雖有十來年。相貌尙沒多大改變。却也向他們問明。才知是女兒夢玉。兒子傑民都回來了。夢玉傑民雖離家十多年。但家裏的情事。他們很知道一半。雲氏問傑民夢玉。如何會一起回來。這十幾年以來。畢竟他們是在什麼地方。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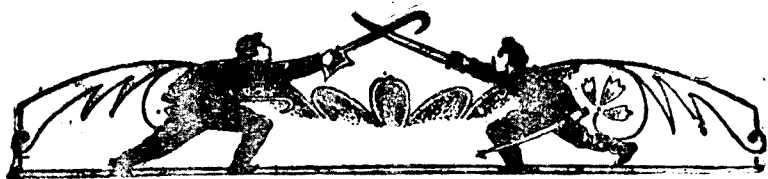
做些什麼事。夢玉傑民因有人在旁。却含糊其詞。不肯實說。背地裏都肯將這些事。告訴雲氏。傑民並說兒子已聘定媳婦。是雲陽的人氏。姓富。乳名喚做梅姑。不日當令奉承堂上甘旨。雲氏流淚說道。當初娘的心腸。對不起我的兒。對不起我兒生身的母親。自是娘的不是。現在已懊悔遲了。天幸我的兒。同你姊姊安然回來。總算先人的宗祧。沒有斬落。若論娘當日對我兒的形徑。天報昭彰。怎該爲娘還有享有兒女的一日。但前日同族的無賴到我家來打劫。虧得過路的男女。將那無賴制定了。才脫得娘的性命。娘只苦不知他們的來歷。使爲娘毋從報答他們兩人的恩情。傑民暗告雲氏道。他是爲報孩兒們的恩情。來救娘的。娘不用再說報答他們的話。雲氏道。你認識他們麼。傑民道。他們是穿的怎樣的衣裳。怎樣面目。是不是那樣呢。雲氏回說是。傑民道。孩兒說他們來報恩的。自然同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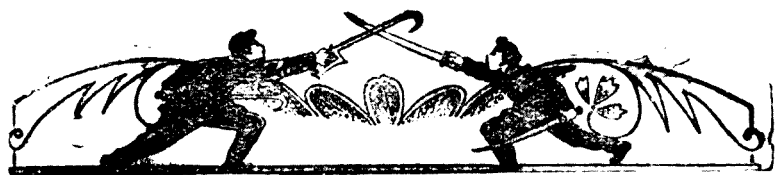
們有關係。豈但認識他們呢。雲氏道。他們用的什麼東西。將衆強盜都制服下來。夢玉便插著問道。他們把那些東西放出來。就見火星四射。衆強盜一個個都倒地叫痛。就沒有倒地。也痛得不能撐持起來。是不是這樣呢。雲氏又應說是夢玉道。這是劍門中人用的梅花針。這梅花針的形式。彷彿梅花裏面的花鬚。所以才叫做梅花針。是用鋼屑練成的。鋒銳無比。放梅花針的人。全要內功。上有身使臂臂使指的妙用。可以打到五丈開外。無堅不透。無微不入。不怕穿着幾層極厚的衣。梅花針一上身。就會攢入皮肉裏去了。這是我們學劍的人用的一種附屬武器。族中的無賴強盜。那有什麼本領。怎抵擋他們使用這梅花針呢。雲氏道。這兩人姓什麼。是怎樣個稱呼。受過你們如何情義呢。傑民却接着回道。男子姓柳。名星。胆。女子姓方。名璇姑。由死生的朋友。幾經患難。才成了白頭的伴侶。兩人



因着青鋒秋月劍被人家劫了去。他們沒取回青鋒秋月劍就不能兩夫妻的名分。虧得我們的師傅給他們設法。着令我們前去暗取得青鋒秋月兩枝劍。交還了他們。解去他們心上一個大疙瘩。他們才得如願而償。成了美滿的眷屬。如今已接了宗祧。養下男女孩子來了。雲氏道。這也是一件奇聞異事。說來更動人聽聞。你們不妨仔細說給爲娘聽。一聽。憐民道。孩兒們此來侍養娘的。夜間有時却還到去處去。同他們會面的。口子正長。他們既是孩兒們的朋友。將來未嘗不到孩兒們這來處來。等他們來時。教他們仔細說給娘聽。比孩兒說得有趣。雲氏道。丫鬟都不在。裏不妨由你便說出來。你不說出來。娘有些兒放心不小。傑民無奈。只得將雙劍締姻的一段事實。子午卯酉。從實向雲氏說了。雲氏道。照你這樣講。比說書的先生講得還有趣。爲娘却又想起一件事來了。你會說你個



師傅是修道的人。他是修的什麼道。怎樣的修法。修成了大道。得證什麼果。傑民道。孩兒們沒有深窺師傅的道。不敢妄加評說。但知師傅學的是明心大道。全在這個心上用功夫。道無止境。無所謂修成了功。修道只在明道。無所謂得證什麼果。雲氏道。娘近來只是唸誦經文。以爲這也算是學道。不知道要在什麼心上用功夫。心上的功夫。怎樣用法。照你這樣說。娘竟是盲修瞎煉了。傑民道。大道不外一心。除在心上用功夫。不是大道。娘只唸誦經文。尙沒有修道。怎麼說是盲修。尙沒有煉道。怎麼說是瞎煉。雲氏道。我兒的話。娘聽了不懂。可見娘無緣得聞大道了。唸誦經文。那有什麼用着呢。娘再問你一句。星胆璇姑這一對劍血鴛鴦。也曾得窺大道的門徑麼。傑民道。凡是孩兒們的同志。也有晚輩的。也有平輩的。現在都已遁跡道門。不談國事了。豈但星胆璇姑兩人呢。唸誦經文。不但去道萬



里。並且非學道人當做的事。休說唸誦經文。沒有功用。便能證明大道。可待怎樣呢。唉。大丈夫不能爲國家幹一番掀天揭地的事。竟至遁入道門。辜負這七尺身軀。也算迫於不得不然之勢。雖迫於不得不然之勢。後來人又誰肯諒解我們的苦衷哩。

